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八月第一三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ust 2012



- 謀者之鄉◎大衛·齊丁諾
- 畢曉普與洛威爾的互贈詩
- 新詩品種層出不窮
- 菲力浦·舒爾茨與《孤獨之神：新詩選》



目錄

No.13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馬	同大海辯論／同空氣辯論	3
向明	瞻望	3
遠方	考古發掘	3
半瞧	重識漢字	4
石羚	只是一顆流星也好	4
銀髮	他鄉的故事	4
秀陶	假	5
古松	文學·法律	5
周道模	中國年／魚的飛翔	5
羅青	山村小學	6
達文	莎士比亞歷史劇 五首	6
冬夢	靠近	6
嚴力	古跡拆遷／時代／酒量有限	7
謝勳	地圖上的色塊	7
圖雅	無題／悼亡／勞動	7
毓梓	落下了／夢境／冬至	8
周冬梅	見過你	8
施施然	西單表妹／初秋的柿子	8
陳亞平	苦難逼迫靈魂去犯罪	9
謝振煜	請你告訴我／樸樸的心	9
韓永恆	洞悉燃燒／故人／神明之詩	9
雷默	巫家壩機場／楓葉	10
余問耕	愛	10
唐象陽	紅酒／酒仙	10
桑克	頭髮	11
林明理	夏風吹起的夜晚／山居歲月	11
錢麗琴	孤樹	11
章治萍	透過水晶的詩行	12
劍熔	藏北草原 三首	12
林小東	那些年他們一起創作的詩	12
秋原	詩與歌	13
林忠成	虛無／打鼾	13
杜風人	氣類／神州問神舟／星戰	14
西楠	倫敦也歡迎你／後知後覺	14
蔡克霖	朝半島的黎明靜悄悄	15
俞昌雄	它們要去更遠的地方	15
北塔	訪美詩抄	16

于中	Copy and Paste	16
方華	虛構的山莊	16
李斐	唐詩／宋詞／秦俑：我見	17
路志寬	塵封在歷史長河裏的詩篇	17
馬蒂爾	春天，寄居靈石寺 二首	18
彭國全	又唱紅歌／一豆燈光	18
蔡可風	靜夜思	18
夏野	吻您！大雁的腳尖	19
陳葆珍	給劉洋	19
施漢威	即景	19
依雯	午夜的一場驟雨	19
王妍丁	神賜的花朵／復活的夜晚	20
夢娜	N次方	20
小寒	貓的心事(II)	20
宋雨	記憶看見我／螞蟻／活著	21
文錦寧	蛙心戲語	21
輕鳴	雕塑／影子	21
錢雪冰	緣的五種寫法(選二)	22
孟悟	弘光中的邁阿密	22
子衣	陣痛的生命……	22
陳銘華	梅花／收銀機	23
林更生	西風蒼涼／桃花季節	23
譯詩		
秀陶	謊者之鄉◎大衛·齊丁諾	23
伊沙、老G	最好的湯瑪斯 第一輯	24
木也	畢曉普與洛威爾的互贈詩	25
于中	Karen An-Hwei Lee 詩一首	25
余問耕	越詩中譯	26
評介		
劉荒田	深沉的思考，渾厚的抒情	26
向明	新詩品種層出不窮	28
冰花	鄭玲——風暴中的蝴蝶	29
北塔	中國最早的流浪(漢)詩	31
馮冬	菲力浦·舒爾茨與 《孤獨之神：新詩選》	33
劉耀中	蘭塞姆和逃亡者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陳長青：內蒙草原掠影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非馬

同大海辯論

同大海辯論是徒然的
你不可能有那麼多口水
更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肺活量

最好的辦法
是把自己躺成沙灘
引誘他
一次又一次
熱情澎湃地沖上來
吻你
擁抱你
企圖占有你

而你只躺著
帶著惡作劇的微笑
消遣他
消磨他
消耗他
看他一次又一次
徒勞無功
終於精疲力竭
嘆一口長氣
頹然退下
心服口服

同空氣辯論

同空氣辯論是徒然的
不費吹灰之力
它便把你團團圍住
將你的每寸肌膚每個毛孔都占據
甚至鑽進你的鼻子
去探測你的肺你的心

無色無臭
(如果人類不到處撒爛污)

■向明

瞻 望

想奮力推開高聳的峰頂
看看遠方的親人
是否別來無恙

迎面飛來幾朵雲
問我何事如此勞煩
難道要學愚公模樣

它一個轉身
山峰便丟在雲深不知處了
剩幾隻兀鷹在高空瞻望

它們騰上躍下像音符
送來的歌聲
是否在傳報合境平安？
(寫於清明節前)

四月廿六日二妹來電三妹終熬不
過病魔入侵，於廿五日過世。一生
勞苦折磨，享壽78歲。

你根本看不到它的蹤影
當你無奈地呼口長氣
它便跟著倒退
但馬上又粘了上來

而等它真的開口
風起雲湧飛沙走石天昏地黑
你再怎麼大聲
它都把你的呼叫拋得遠遠
連你自己都聽不到

所以同它辯論是徒然的
只能平心靜氣
同它廝磨
和平共處同進同出
這樣至少表示
你還活著

■遠方

考古發掘

一汪天池
冒著野史的泡泡
就等方家兌酒
雅人烹茶
當你輕呷淺啜時
四月的桃花十月的玫瑰
甚至大寒小雪的臘梅
都會齊齊趕來向你訴說
那統紗溪的倒影著實有點模糊
那馬崑坡的白綾白煞煞
而出塞前的回眸
只有一分不捨卻透出九分的決然
環珮叮噹推開了序幕
有金戈鐵馬血雨腥風一路相隨
高髻長袖一顰一笑
都成了朝代遺恨人生劫數的花邊
或許或許或許是你想歪了
每一個泡泡
每一道漣漪
總能品出風格的迥異
季節的匠心
先秦的 發韌剛烈
漢唐的 盛妝嫵媚
而宋元明清
柔婉中嫌些許的纖弱
其實其實其實呀是你喝多了
四十年前
在江南小鎮作考古實習
有人醉了醒醒了醉
一心就想發掘出
今生能作千古一嘆的
笑靨

■半瞻

重識漢字

眉目峻邃的漢字
鑄刻於鐘鼎石鼓之上
擺出兵馬俑的陣容
與時間對峙

它抖落黃塵鏽甲
那眼神依然鍍亮青銅
我一聲驚歎：
這厚土封凍的歷史
何以還灼人手指？

風骨撐起的殘碑
月光浸透的故紙
它是踩痛你的馬蹄
也是灌醉你的詩詞
它揮灑秋水春雲
拭不去烏紗上的血漬
我幾度夢歸竹林
且漁樵耕讀
實不甘只做個無為隱士

也曾把聖經當作詞典
卻查找不到天堂的地址
上帝降下莫須有原罪
長夜囚禁我於斗室
星星乜著冷眼躲躲閃閃
它們比謊言更不真實

有蝙蝠月下翻飛
影似狂草
天成一幅好字！
我心頭墨趣盎然
禁不住盲書屢試
怎奈何筆顫手抖
竟習楷得篆
滿紙歪斜著李白醉姿

■石羚

只是一顆流星 也好

管他希望與失望
只知道自己正活在這世界
以喜怒哀樂
編織多元人生
覺得累了
我會停下來 與某人對坐
談談話 或者不說話

我和你和他沒什麼分別
都築有一座摘星樓
卻在某一天
發現自己正站在坍塌堆上
而滿空的星宿
誰可以告知
哪一顆屬於我
只是一顆流星也好

2012/7/9 越南

——正好正好
可扮汪倫討詩

思隨蟲簫幽遠
枕畔蛙唱荷池
唏噓有靈萬物
情勝我人間相知
不意將這衷腸苦夜
剪作長短句子
恰在愁緒斷了處
又見新霞麗日

2012年寄自廣州

■銀髮

他鄉的故事

話說
二十世紀的西貢
和尚自焚
佛教徒走上街頭示威的六十年代
湊熱鬧的人群
都已一齊
老了

七十年代初
隨中華民國東南亞文藝訪問團一行的
某詩人
也已然與讀友一齊
老去

不能老去的是在越戰中倒下的
某年輕華人士兵
卻能
繼續享受着
青春

二零一一年某夜
在個人主義依然盛行的
移民父親的
美國夢裡
他突然好奇地問
爸爸
究竟
老
有什麼
好

2011-11-22 北卡

■秀陶

假

有真便有假，正如有手心便有手背。有真產品便有假產品。但人們不叫它假產品，叫它山寨貨。彷彿是梁山寨的英雄好漢造出來的，厲害

作假之技術隨科技之發達日新月異，作假之範圍亦日益廣泛。假煙假酒，假藥假用品一切大廠名牌之人造物皆有假不說，連上帝之作品雞蛋都有假，且造蛋的技術甚至開班授徒，厲害

老板微微踮腳自肉架上取下一大片豬排來，用大刀砍著。他不打籃球腳下卻穿了一雙白白紅紅的球鞋，老婆幫買的特便宜，名牌。人都說現在的豬肉滿是瘦肉精。他的肉舖一天要賣幾百斤豬又不是他飼養的。且自家的餐桌上也不曾少吃，誰管他呢？從前吃火鍋煮粉絲一煮便熟便斷，便成漿糊，你看今天這粉絲多好，煮這久還是一根根的……晚餐時老板這樣說著。老板說煮久了成漿糊的才是正貨。這煮也不斷的，誰知道是什麼玩意。一邊說一邊夾起一大把放進口裡

小雜貨店的張進在攤邊坐著，老婆忙進忙出地張羅著客人，他一點也幫不上，沒辦法。幾年前喝酒喝瞎了眼

小劉騎車進了大院門，推走近自己家門。隔壁的楊嫂見了就問，哎呀，這麼一大箱，什麼呀？呵剛從郵局拿回來的育兒奶粉嘛！哎外國來

■古松

文學·法律

我蹣跚地踏進
李白與莎士比亞的思潮
哲思在起伏
浩瀚的前因後果中
滿是生活中的怨恨和期望
卡繆，雨果，卡夫卡都在吶喊
都在你生花妙筆裏
訴說人世裏的不公

這邊廂有提燈的人
孤獨地彳亍徘徊
尋找早已失落了的希羅法思
沒有披著袈裟
沒有帶著假髮遮掩
一副老去的目光
隨著泊羅江畔的餘輝
漸漸遠去

2012年寄自香港

的吧？是的，家裡表姐從美國寄回來的，唉呀，等了兩個月前天郵差來又碰巧我們倆都不在家，所以今天才自己去郵局領回來，兩個多月也不知壞了沒有，小劉一邊說一邊向家中搬一個大紙箱

這一切的假大潮還得從這個國號開始，世界上有真的人民共和國，也有假的，既沒理到人民也不怎麼管共和的國，還不如就取一頭一尾兩個字算了

July 2012, L.A.

■周道模

中國年

父母撒網
收攏歡樂 就是兒孫滿堂
點亮燈籠的紅火
燃放煙花的夢想
佳餚美酒中
親情像臘梅一樣芬芳
孫輩的歡歌笑語
兒女的風雨人生
老父老母的祝福
組成團年的盛宴
讓幸福的家庭 分享
過年 團年
是中國窖藏了幾千年的醇酒
只抿一口
就醉了華人的思鄉
只喝一杯
就紅了地球的東方

魚的飛翔

吸食水中的雲朵
魚 就想天空的藍
就想去看雲朵的故鄉

魚 尾巴當翅膀
飛出自己的故鄉……

白鷺俯衝掠水
吞了 魚

魚的 夢想
在白鷺的生命中
飛……翔……

2012年寄自四川

■羅青

山村小學 (詩畫)

是的
學校大門是窄了點小了點
但是門旁那棵老樹
倒是粗壯無比又茂盛

是的
後院圍牆是矮了點胖了點
但是牆根的狗尾草
倒是高瘦無比又精神

是的
禮堂教室是老了點舊了點
但是擦拭窗戶的白雲
倒是每天都要換新

是的
教學設備是稍嫌簡陋了點
但是塞在小書包裡
鼓脹欲飛的夢想

倒是
常常一不小心
就會像彩色氣球一樣
飛得又高又遠



■達文

莎士比亞歷史劇

一個舞臺 幾個聲音
如何就把玫瑰 城堡 和苦悶
吹奏成孽海

半個小時之後
我的嗓子也會沙啞
我有一套嫻熟的宮廷謀略

阿米爾的花園

用一把鏟子
他把半邊山
鏟出夢的苗圃

他栽培了
三十年的寂寞
長成心臟的圖案

像人間
開墾不盡的
倖存的浮雲

奧菲莉亞

你們誰也無法明白
黎明無根的仇恨
如何把愛情變成鬼魂

撕心裂肺過後的低吟
是一片塞壬的湖
烈酒的地獄
淹沒所有絕望的青春

紅燈籠之戀

你無法拒絕我的到來

■冬夢

靠近

真的
我迷迷糊糊站在這兒很久了

錦繡河山
地圖上一排風景線的
藍天綠地
會不會有天被染成
一片
紅

這裡沒有濺淚的花沒有驚心的鳥
我
是否
真的需要
靠得近一點
看清楚一點

風和日麗的喧囂裏
我用久旱的目光
與你果漿飽滿的血影較量

夕陽西下我將回還
與你隔著廣場各自狂舞
讓風
把兩個絕望卷成夜光

黎明時分

黎明時分
我懷念清脆的諾言
灰燼的曇花

你說窗外有雨
有一樹滿滿的
活著的風

■ 嚴力

古跡拆遷

一群墳
終於疾步走開了

為了讓位給新的建築
他們開過會
投過票
相比拆遷
他們更害怕
墳裏會擠進新的房客

2011.8 ·

時 代

一眼望去
兩眼望去
戴著眼鏡望去
揣著各種想法望去
這個時代適合寵物
不適合狗

2011.8 ·

酒量有限

我和我父親從來沒有通過
電子郵件
也沒有打過手機
他更沒有請我吃過麥當勞

我知道這是廢話
因為他死于被文革蹂躪後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現在我和他有時候可以哼哈兩句
那也是在我酒後的恍惚中發生

所以這成為我喝酒的一個理由

■ 謝勳

地圖上的色塊

——旅途中讀東歐歷史有感

一萬公尺高空上
催眠曲不來
我想起
東歐

那歲月擾攘的東歐
地圖上的色塊
不停地伸縮
不停地拼湊

冠冕與江山
陪嫁的愛情
讓血交融
滲透色塊的純度

刀劍刺破
積累的喧囂
讓血飛濺
聚流在記憶河裡

而唯有美的執著
把劫難和幽憤
羽化成朵朵
撫慰心靈的音符

我想喝到他能與我打手機
通電子郵件
不吃麥當勞也能喝杯星巴克

可是啊
事到如今
要喝到這幾樣事情都能發生
必須擁有上帝的酒量才行

2011.10.

■ 圖雅

無 題

我是父親和母親
互相擠壓的結果
肯定不是那麼湊巧的一次性擠壓
一定是經過若干次擠壓
以至於把骨頭
擠壓碎了的
那種

以致我到今天
還痛

悼 亡

死在冬天的，或者更早的
兩枚葉子
在早春的枝頭
飄落

隨後雨水落了下來
隨後各忙各的

注：從網上論壇得知兩位元詩人去
世的消息，以此悼念

勞 動

把抹布浸于水中
開始擦地

木地板
煥發出清新的自然體貌

那些木紋
藏著虎豹

我們曾經埋伏的影子
還在上面
擦不去

2012年寄自天津

■毓梓

落下了

風扇對著床，貓身上的毛
被吹得飄起，落下
飄起又落下

床上的涼席，被貓抓出纖細的芒刺
被窗外的風吹得飄起，落下
飄起又落下

我的心在人流匆匆的鬧市口
緩緩的飄了起來

命中，樓上墜落的君子蘭
狠狠的砸了我的頭
彷彿神祇的懲罰
我的心至此落下了
沒再飄起來

夢 境

母親穿著少女時代的百褶裙
解開頭髮上的藍手絹
揮舞著，沿著河岸奔跑
我跟在父親身後
他剛剛結束演出
還沒來得及卸妝
穿著他的滌綸襯衣
在母親對岸，奔跑
呼喊著母親的名字
我緊緊的跟在後面
焦急，卻逐漸變成了透明人
兩岸樹葉黃了，眨眼間
又變綠，一條河
可怎麼也找不到橋
河水泛著金色
粼粼的晃動

■周冬梅

見過你

在唐朝，在楊貴妃的傾國傾城的笑裏
我見過你。依然如此豐滿，如此
驚天動地

在宋代，在一闌一闌不肥不膩的詞裏
我見過你。那時候，綠肥紅瘦
你捧著搖搖欲墜的風和雨

在西施的搖頭歎息中
我見過你。

吳國，越國，僅僅兩根高枝
西施難棲

而你橫生這麼多枝節
頂著這麼多蠱惑人心的罪名

一個女子，怎能承受得起？

2012年寄自重慶

冬 至

天黑得那麼早
像我的心
原本那麼短
細細的把它抻長
再長……
織成一條圍巾
掛在冬至的樹梢
那血紅的顏色
你看不到
再也不必看到了

2012年寄自天津

■施施然

西單表妹

表妹是妖精的表妹
表妹是高挑兒的表妹
表妹是初中畢業
管“柳丁”叫“凳子”
(你膽敢指出其中的錯誤
她便拿白眼球瞪你)的表妹

從16歲開始，美，就將表妹
遮蔽，成了她唯一的外衣——
在修車舖王鏗夫的眼中
美女都是裸體的。西城區的胡同
曾蕩起一個時代的性慾

人們其實並不瞭解
二十世紀末
一個紋身、穿鼻環的街頭少女
正如袈裟不瞭解僧侶
何時入定。野花不瞭解香水

表妹的故事終止於一場意外
在昌平，為了避開馬路上踢足球的
兒童，她和一輛卡車迎面相遇
死的時候還是處女

初秋的柿子

雨正在下。季節的薪火
就要抽離——
彷彿不能適應神靈拉開的序幕
一隻癩蛤蟆蹲在角落
越來越胖，越來越蠢，發著脾氣。

但“無邊落木”
還要等些時候——這漸凋漸冷的
旅程，使我飽脹甜而溫柔的汁液。

2012年寄自河北

■陳亞平

苦難逼迫靈魂去犯罪

內心的悲劇在事物中復現，可驚讚的諸時
是文字中知解的物時代，為晨光所消淡
為遙遠河流勞作的不捨
我同樣無可否認
聚居的林蔭，大地上沒有一處不存在
我們血液裏帶著役使的傳統
而苦難逼迫靈魂去犯罪

手扶臉皺，空氣中傳與的光芒
以時間推斷的過去
想像什麼樣的東西，一直要繼續到化為塵土
什麼樣宿命的力量，要我們一次次
像彼岸為河水奔流、不乏停歇
為物質所有，皆為物質所無
生命就是苦難的夢

一代人在苦難史詩的第三章中成長，或孤旅
我在文字中尋找，一個值得分享現實的靈魂
大地上，人們不可克服的意志需要的萬物
卻是另一種夢境
而時間，幾乎把自己的造物完全毀掉

夕陽在星宿的廢墟中
解脫白晝的勞作，本身沒有任何意義
輪到我用無限的困惱，去消磨我這樣
有限的歲月
近乎是一種可憐的荒唐
像樹蔭的暮色中，年老的矇騙在我臉上
或以最渺茫的方式，讓我想到對它的抗拒
我不止一次在泥地的高樓
用生存所造成的超我，來面對財富者
那鑲金的謊言
用生活造成的漂泊，來預先折磨
永有隱患的心靈，直到臉頰僵硬

2012 寄自四川

■謝振煜

請你告訴我

星星
請你告訴我
夜的芽莊海
是點點漁火在天上
還是顆顆星星在海上
月亮
請你告訴我
夜的芽莊海
你怎麼樣讓萬條銀蛇
作美妙的花式泳
太陽
請你告訴我
黎明的芽莊海
你怎麼的持桿跳
從山頂跳上了雲團

2012.7.12 堤岸

樸樸的心

你真的要抱著
那顆跳得
樸樸的心
來見我？
要我歌頌
你戰勝
可怕的
惡魔？
我寧願
閉門不納
但保留
一股氣息
看你的心
讓世界
樸樸地
跳出真情

2012.6.27 堤岸

有一天我們坐在一起談論火
火盆裏的燃燒格外莊嚴
我們談論不了別的
天氣正當其時
人世多寡淡
也許該下一場雪
我們都這麼認為
但是願望不被允許
目標不能達成
很快我們就分不清
外在世界和詩的界限
萬事萬物的必然性
像女人頸部一樣清晰

故人

南部山區的一處幽靜之地
我、三子曾逗留於此
風景真是怡人
我們體內的澎湃和外界松林
相得益彰

今天，我站在這裏
山裏的寂靜不減當年
我對三子說
“死亡再也奈何不了你
因為你已經死了”
松香陣陣
消解我說的話

神明之詩

並沒有地平線
只有遠處被風暴裹挾的人
遠方並沒有風暴
只有神明離地三尺
神明並非高高在上
他眼睛透明，額頭透明
穿著星辰的光的衣服走在
黯淡的蒼穹下

2012 寄自廣東中山

■韓永恆

洞悉燃燒

■雷默

巫家壩機場

它似乎是一個巨大蜂巢
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晝夜
成千上萬的蜜蜂
飛進飛出，嗡嗡叫
但它更像一隻胃
從1922年開始
就一直不停地
吞噬、咀嚼、反芻

元首將軍教授公務員妓女詩人導演
茶葉、煙捲、翡翠、鮮花
販毒者朝聖者打工者商旅者行吟者
大麻、罌粟、槍支、黑刀
阿詩瑪、潘金妹、阿黑哥

一隻龐大的高原之胃，雪山之胃
2010年1月24日下午
我隨著波音747起飛
春光明媚，春風和煦
我呆呆地俯視著西山。滇池
一隻更大的高原之胃，一閃而過
2010.1.30 南京

楓 葉

如果你是一片楓葉
那就回到山林吧
清冷的月光、黑夜、霜
一天又一天，稀疏的陽光
十月過去，你的臉紅了
漸漸地，你的美麗
在枯黃之間、寂靜之中
果實，在枝頭墜落、腐爛

■余問耕

愛

雲有雲的遇合
風有風的相向
山有山的對望
水有水的交流
樹有樹的連理
鳥有鳥的比翼
魚有魚的濡沫
獸有獸的依偎
蟲有蟲的交接

我們呢
什麼都沒有
沒有相看
沒有親吻
沒有執手
沒有擁抱
只靜靜地坐著
在黃昏以後

2011年12月8日越南

或者被採摘
秋天啊，只為你而生

只是，我不願你成為一片書簽
更不忍心你，淪為一道背景
親愛的，你將如何抵擋
俗世的喧囂、塵埃
而我，又如何把你守候？

2009.10.19 南京

■唐象陽

紅 酒

透過紅酒
看見月亮在天際燃燒
這妖嬈的火焰
窒息過無數的靈魂
月亮零落成花
握不住的歲月
在高一聲低一聲的輕歎裏
解析我的深醉
揮一揮手
酒精散漫的剪影
在霓虹燈下歪斜
嚙語被紅酒淹沒
今夜風不入窗
只有散落的紅塵
帶著沉香
有如過眼雲煙

酒 仙

酒，一定要喝
水在腰際
雲在掌間
風從唐宋吹來
生命泛著苦澀
多虧了這月光
和這沉默不語的夜
漫長的路被酒浸泡得柔軟
花半開半睡，你我擊掌
笑聲帶著瓷器破碎的歎息
仰頭，路程崎嶇風雨依然
我大笑
與你勾肩搭背，
喝下這沉寂而沸騰的夜
我們酣暢成仙

2012年寄自湖南

■桑克

頭髮 ——為楊銘而作

你的白頭髮又多了，
我心酸，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或許應該開解自己：
這是自然規律，並不是自己的責任，
如同秋天的後半部份，
主要的旋律是淒涼的天色。
我還能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我知道的，你知道的。
黑頭髮之中的白頭髮，白頭髮之中的
黑頭髮，如同往昔的散落的回憶。
我知道它們是可以計算的，但是卻沒有
計算的心情。
此刻我能做的，就是
為你寫一首詩，寫一個
微不足道的小禮物，
微不足道的不夠甜的小糖果。
微不足道，無足輕重，
彷彿一根不起眼兒的正在變灰的黑頭髮。
我可以戲謔地說起這些，
可以換一種更為輕鬆的語調。
彷彿這麼說，災難就會變得輕一些，
頭髮就會變得黑一些，
彷彿染色劑，或者焗油膏，
彷彿我們共同的立場與嗜好，
民主與看電影，一起流淚，
為認識的或者不認識的男男女女，
為一根長在別人腦袋上的白頭髮，
或者一塊頭髮之間的荒地……
我睡不著，因為咳嗽與不安，
因為敏感的權利，因為正從
黑暗之中掙扎著醒來的白光，
因為你，因為象徵著你的人生的白頭髮。
它們配得上更大的詩篇，更多的
輕輕吟誦的夜曲。
而我知道我沒有這個本事，
我只有更大的睡不著，更多的

■林明理

夏風吹起的夜晚

我辭別了我故鄉的小窗
離開了我心愛的土壤。
當年禾田像新煤般
泛滿老父的顧盼。

火車似一隻灰黑的蟬
伏在靜寂的月台上。
又如一隻溫馴的小山羊——
偎依著溫暖的土壤。

何時歸來啊，已無法想像，
田野反復地跟著星辰運轉，
門前小溪一路歌唱，
窗外擴散的世界一片天藍。

呵再會吧，再會吧，故鄉的夜晚
也許，我底愛赤裸而坦蕩
偶爾有躍出來迷朦來路的月
它的容顏將再觸及我不眠的憂傷。

山居歲月

一聲磬中洗騷魂，
幾點霧雨迢曉月；
杏林徑裡有孤竹，
晚課聲中看鳥飛。

2012.6.22 寄自高雄左營

不安，更小的饋贈。
或者為了適應與顯現，
而長出更多的白頭髮，照著這個
漆黑的冬夜，
與你的幻夢相得益彰。

2011.1.15.7:05 哈爾濱

■錢麗琴

孤樹

幾回回路過你身旁
只知道你是一道風景
羞澀地站在一隅
像蒙娜麗莎恬適地微笑
枝葉繁茂成一把傘
獨自享受那片蔭涼
與遠處的叢林
互映成兩道別樣的世界

享受這份寧靜的你
是否那時也曾在
風中瑟瑟地低吟
滿腹的心事
可曾與細雨傾述

當年輪堆積成額頭的皺紋
愛過恨過後
你依然悄然獨守那份寂寞
林間的紛雜和喧囂
是你心靈以外的紛擾
此時，感受你的內心
如山間的一泓清泉
午後的一縷輕風
夏日的一片綠陰
冬日的一束陽光

其實
一個人可以孤樹那樣冷漠
靈魂一定要有比孤樹還要寧靜
享受寂寥的空靈
透迤於芳草
濾去塵埃
花香撲鼻
鳥語盈耳

2012 寄自黑龍江

■章治萍

透過水晶的詩行

1
無以倫比。當思想穿過水晶遇到陽光
乾涸的它就像套上精美服飾的少女
或婀娜地，或婆娑地，或婉約地，或俏麗地
來至培植純潔、詮釋雋永、倡揚誠摯、
闡述天地
的舞臺，不知誰能和她的詞韻
猶如冶煉成晶的生命，不知誰能和他的一生

2
偉大或許就在此時，此地，此水，此晶——
何時，因光而逝，一寸燦爛足以
照耀你的理想
何地，因覆而生，一方泥土足以
養育你的浪漫
何水，因靈而秀，一支雕筆足以
描繪你的絕美
何晶，因人而聚，一片深情足以
塑造你的主題

偉大，因夢而圓，或許就在此時此地
此水此晶
就在此時，東海，因你而榮

3
透徹之愛。會不會誰在青睞面前過於矜持
過於探究初識的緣份，或者久別
邂逅之時的心底之喜
會不會在彼此緘默之際過於冰冷？拂拭
童話中的公主
“貞”字就在這裏，飛逝的時間之晶
就在這裏
在這裏，透過水晶的愛情會變成不朽的思想
在思想面前，我確信，有一種魅力無以倫比

2012年夏寄自青海

■劍熔

藏北草原

出聖城，往北
草們，比我起的還早
昨夜的露珠
收藏了月光，風聲
和牛羊的鼾聲

草原，在我們的眼裏起伏
藍天這面鏡子
折射的陽光
照出草原綠的生命

藏北草原
用綠色抒寫真情
用藍天白雲製造靈性
一匹駿馬飛奔而過
蹄印，是不是
為她留下的省略號

去看布達拉宮

六月，我們空降在拉薩機場
這時的西藏，青稞綠地
油菜花香。雅魯藏布江舒展著身姿
把一幅絕版的畫卷
畫在雪域高原上

六月，趕往西藏，趕往拉薩
去看布達拉宮
這座接近天的宮殿
雄偉是你的筋骨鑄造
藍天白雲下
讓你的英姿鑲嵌在我的腦海

在六月，去看布達拉宮
經筒旋轉
祈禱，一個平安幸福的西藏

那些年
青春被賢良橋分隔兩半
一半是水深
一半是火熱
自由成了驚弓之鳥
夢想從此深藏宅中
怎麼嶄露頭角

唯有夾在日記本裡
日夜泣鳴的
蟬聲
可以隨手抓來喂養詩
讓它在空白稿紙
孵化潮濕而滋潤
五味雜陳的意象
送給某報社編輯先生
放在副刊園地上
被歲月
慢慢風乾

註：記父親與若干位師長於
上世紀六、七年代創作詩的經
歷。

賢良橋：位於越南廣治省賢
良江上，南北戰爭時，這裡成
為南北方分界線的地方。

2012/06/11

■林小東 那些年他們一起創作的詩

尼洋河

走出拉薩城
走過草地
翻過米拉山口
河水的清洗亮嗓子
翡翠鑲滿山體
雲親吻高山
幸福的淚珠滾進河裏

在四季的輪回裏
尼洋河，把西藏高原的秘密
洩露給雅魯藏布江

詩與歌

日前與銘華兄剖析了某名詩人的一首“愛國”新詩。該詩題材八股、詩中一堆感嘆詞，濫情做作——這些也不在話下，光是那種“能押韻處盡押韻，可鏗鏘處且鏗鏘”的書寫，足以反映大多數詩人仍然抱著“詩”附庸于“歌”的觀念。詩人們把幾個“一東二冬、一懂二不懂”的韻；噫噫呵呵地湊在一起——對這種玩了幾千年的玩意，仍然樂此不疲。連追求自由的新詩，也非要押韻不可——像是穿著運動服的纏足美人；實在令人費解。也許因了這種對“歌”的戀母情結，詩人們“以歌作詩”，詩一直停留在襁褓中拒絕獨立，變成一種“詩、歌不分”的怪嬰。不禁令人喟嘆：這樣落伍窩囊的“詩歌”觀，詩還有什麼可指望的？

“詩愈痔”——我因為有屁憋不住，戲作了一首 Rap（美式蓮花落）；粗鄙髒扭，可也管不了那麼多。但有一點可以 guarantee（保證）的是：這首 Rap 的“可讀性”（Readability）比較時下很多噫噫呵呵的“詩歌”要高得多。由於是在美國製造，閣下如果不滿意，在不用哼一聲的情形下，隨時可以向《新大陸》退貨。歌曰：

歌對詩人說：

“詩早不是歌，
已經 n 年了。
本來已切割。
你卻纏著我。

作詩你噫呀呵，
左右把我搓。
不知有多痛苦，
求求你放過我。”

詩人對歌說：

“詩不能沒有歌，
奶我不嫌多。
咀巴說自由，
我心裡很難過。
如果沒有你，
我敢情不能活。
我向你叩叩頭，
不要拋棄我。”

秋原忍不住
當著詩人說：

“可憐的歌婆婆，
飽受你折磨。
昔日的乳房
早變了乾蘿蔔。

你東西該自己握，
屎尿自己痢。
不用偷偷摸摸
Do Re Mi Fa So。

詩若纏著歌
始終沒結果
詩若離開歌，
神氣又活潑。
如果不相信，
請看銘華的。

尊貴的詩人
詩要自由擺脫
阿扁錯了麼？
錯——了——麼？”

2012 美國獨立日洛杉磯

虛無

蝴蝶起飛前為什麼細雨綿綿
一個山谷太久無人前往

一列火車的遠去為什麼導致集體自殺？
因為重的被運走，輕的被留下
為什麼半夜的腳步使一個少女方寸大亂？
因為她看了不該看的，聽了不該聽的

為什麼秋天適於埋葬、冬天適於寫詩？
因為淚流不出去、礦采不上來

打鼾

陣陣悶雷像耳朵
喚醒了老王體內的一場疾病
十年了，老王給它好吃好喝
晚上蓋被子，像伺候一個老爺般

一個中年人容易把生活過成一個罐頭
閒時老找鉗子、鑿子要撬它
老婆在一陣驟雨後蒸發了

有些寂寞是因為它太過熱鬧
有些美麗是因為它太過招搖

悶雷是一個大胖子減肥發出的聲音
人到中年，開始在家的下面挖坑
半夜起來埋東西

飼料喂大了你的想像力，
房前的樹看著老王長大，結婚、生子
看著他半夜抱著樹幹痛哭
以樹的冷靜，見證了一個小職員家庭
從枝繁葉茂到落葉遍地

2012 年寄自福建

■ 杜風人

氣 類

營營攘攘的理智螻蟻
不會也不屑理解
一隻螞蟻落單的孤獨

踽踽獨行在懸崖峭壁 目睹
浪濤拍打巖石 濺起的
朵朵浪花 清晰
透明分清之後 頓悟
山高海深板塊堅持的沉澱唯美

同類並非同夥
同夥並非同氣
同氣亦有異味
氣味亦非同源
鐘鼎山林同工異趣
君不見滿身刺角有堅硬核心的榴槤
個體生命的尊嚴貴在堅持

蘇武堅持牧鞭的堅持
金聖嘆叩掉頭顱的哭廟堅持
泰戈爾堅持用孟加拉語
寫作的堅持 瞧一瞧
當下時務的明哲妥協
包括人格和詩格的美學

平平板板妥協的地球
一隻公狗堅持拔腿撒尿
撒下忠誠回歸的線索
同樣會撒尿的神州芻狗
淪陷在泥澤的叢林淵藪

五千年一行長長的行蟻
走出一行長長的詩 依靠
一丁點兒良知的嗅覺 難以尋回
山河詩中最難寫最孤獨
落單的那一箇字

酒誌：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許我忘年為我氣類”之名句。
2012.7.4

神州問神舟

神州大地 老子稱為芻狗的
二億城市的民工
八億農村的農民
神農氏說 他們背上
揹著三座大山 翹首
叩問 背熟毛語錄的
神舟老九 九霄雲外
銀河太空的黑洞
究竟 還有沒有神明

酒誌：神舟九號中國第一個航天女的
劉洋，她以毛語錄：“要當戰鬥員，不
當表演員。”為座右銘。三座大山：住
房、醫療、教育。

2012.7.4

星 戰

恒河有多少腳本幽微的沙礫
黃河浪淘沙多少興衰跌宕的朝代
歷史長河披卷拓印多少塵世的血與淚
銀河啊 天外有天
有多少熠熠星星
為何要閃爍其詞
身經百戰的烈焰火星
不知征服多少星座
為何臨陣璀璨金星這一戰
在水一方踏浪姍姍而來
殘缺真美的維納斯美神
面對毀滅的戰爭 愛情的殺傷力
天方不敗的馬爾斯戰神
果敢橋段已動搖 已分不清
天上人間的勝和敗 如何相乘除
愛情的征服與被征服

2012.7.6

■ 西楠

倫敦也歡迎你

(喜迎奧運)

公交站有一排
紅色長椅
長椅末端有一個
速食飯盒
飯盒裏有幾根
疲軟的薯條
糊狀番茄醬
薯條和番茄醬左邊
杵著時刻表
時刻表上臥著幾塊
烏黑的口香糖
口香糖左邊有一隻
垃圾箱

後知後覺

刀光劍影
三十幾歲的，她笑：
現在的大叔
就愛羅麗塔

學佛念經
四十幾歲的，他歎：
老了老了，人生轉眼
過了一半

後知後覺
二十幾歲的，我想：
原來我們的
恐懼都一樣

2012年寄自倫敦

■ 蔡克森

朝半島的黎明靜悄悄

1) 夜幕裏我們降落仁川

沒有趕上漲潮登岸
銀翼已安全降落仁川
我們是溫馨的旅遊大軍
比鋼鐵還要鋼鐵
比和平還要和平
我們的心兒
一直在自由中醒著
我們的行為
也是夜幕裏的星光
我們的身體
與朝半島溶為一體
我們的舞步
伴隨詩神舞姿翩翩
夜幕裏我們降落仁川

2010/12/13

2) 黎明之光，薄薄的

我們的大巴士向首爾挺進
車燈照亮了前方的路
我的雙眼過濾著黎明之光
黎明之光，薄薄的
我們的大巴士挺進了首爾
燈火
和黎明融合一起
我的雙眼鏡上了黎明之光
薄薄金鉑，金燦燦的

2011/2/26

3) 青瓦台踏雪

我突然想起了
雪山飛狐
在青瓦台背靠的雪山上
出沒
我懷中藏有一枚
暗器

等待飛狐露面之時
才會投出
恩啊！仇啊！
情啊！義啊！
金庸將這個故事
都續寫到朝半島了
青瓦台不許進去
只好雪地上
堆座雪人
搓起雪球

2011/2/26

4) 靠近三八線

帶著血和刺的鐵絲網
平行地彎彎曲曲地
割裂整個朝半島
虛擬的三十八度經緯線
半個多世紀仍撫摸傷痛
在緩衝區盛開著奇異
——珍貴溫補的高麗參
——迷惑對方的稻草人
——繫上圈套的高音喇叭
再靠近一點鐵絲網
便看到對面山峰都光禿禿的
綠樹被砍光，煙囪也偽裝起來
只要舉起了望遠鏡
才會鎖定前方所有目標
思緒翻卷與奔騰
大腦裏刻下的三八線呀
為何一直沒有改變
一直糾纏著伸延的私欲

2010/12/17

5) 黑色的礁岩

我此刻啊，正在濟洲外島遼闊
的海濱
一片沙灘都尋找不到，更揀不

■ 俞昌雄

它們要去更遠的地方

冬日裏的麻雀成群結隊
它們飛於半空中，領頭的那只試著
壓低腰身，它們要去更遠的地方
今日起，所有的夢境即將託付於人類

成片的雪花早已把舊物埋葬
偏遠的山坡上，三兩棵苦楝相互提醒
那個學會隱身的人，正從異鄉返回故里

麻雀不停地飛，它們靜謐亦顯得
神奇。它們要去更遠的地方
看那衰老時的天鵝，以及
那來自天堂的永不磨滅的神話

只有我，孤零零地站在大地上
雪花從指縫處滑了下去，突然間
四周升起燈盞，天空恰似舊時的臉龐

2012.1.23寄自福州

到心愛的貝殼
只見千奇百狀的黑色的礁岩潛伏在岸邊
迎擊一陣陣洶湧的波濤與大海作對抗
黑色的礁岩無愧是一座座蒙面的黑鐵勇士
該是鬼斧神工又引它回到了嶄新的生命之中
令人驚絕的是藍色驚濤卷起的白色雪浪
瞬間跌落都變黑了，流淌的儘是死火山的顏色
我最羨慕有一群七八十歲的海女身著黑色泳裝
每每下海，雲水間都蕩起黑色礁岩的靈魂的歌聲

2010/12/23

■北塔

訪美詩抄

基諾沙

1. 致羅拉

那從密西根心上登陸的風
因為你的存在
而越來越大
吹得國旗們東倒西歪
吹得演員們摔下舞臺
吹得觀眾席空無一人

我哪怕是七千年前
被深埋在古中國地底的一個陶罐
今天，也渴望探出頭來
插上一株被你丟棄的小草

我哪怕是六千年前
漂泊在古希臘海上的一隻耳朵
今天，也渴望被綁在桅杆上
只為了重新聽聽
你迷死人的歌音

2. 湖畔女孩的自語

密西根爺爺喜歡我來看他
聽他用沙子跟我的腳說話
這個貝殼就是他的嘴巴
那塊石頭就是他的耳朵

是爸爸帶我來的
他老是跟著我
生怕我被密西根爺爺抱住
其實我就是從爺爺的鬍子裏出生的

媽媽就比較識相
在家裏陪弟弟玩
不像爸爸這個跟屁蟲

■于中

Copy and Paste

生活竟是一頁
文字檔案
我常把昨天拷貝
然後複印在
今天的日記裡
明天的指標
總一直在閃閃躲躲
催促我輸入行動
而我正為今天
拷貝的改變事故而愁
因為複印左右了我的思想
我寧願把昨天的快樂 Cut 掉
那樣子即使今天
覺得不甚愉快
生活仍可在彈指間
把快樂帶回來
然後再 Copy and paste
在明天的計劃中

4/24/12 寫於休士頓

每次都要監聽
我跟爺爺的對話

不過，沒關係
反正他們誰也聽不懂
趕明兒我要把爺爺的嘴巴和耳朵
帶回家去，藏在我的小床頭
我做夢的時候也能跟他說話

爺爺還說，他夢見我時
會派一匹小白馬來接我

■方華

虛構的村莊

故鄉在我的記憶裏
像一幀陳舊的黑白電視畫面
那些面容 如雨中枝頭顫慄的花蕾
那些梨花般的鄉音
濕落在泥土

但詞語裏的故鄉
卻愈來愈鮮豔
這語言的故鄉 虛構的村莊
在情感的河流中
鮮活如一尾魚
游動 跳躍 難以把握

已經不是記憶裏的情節了
但一切都是那麼熟悉
我任意地安放歲月和滄桑
隨意地穿插情感
和一絲暖意
在想像中打動自己 然後
打動故鄉

在一次次虛假的描述中
鄉情離我越來越遠
像一個棄兒
讓我在這個城市的傷感裏流浪
以致我堅信
這虛構的村莊 就是
我生命中
最真實的故鄉

2012年寄自安徽巢湖

■李斐

唐 詩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
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如意娘〉——武媚娘
（武則天做道士時贈唐高宗李治詩）

門外一陣馬嘶嘯嘯
想是妳來了
好多年好多年的等待
我起坐跨出門檻準備
迎接拖地繡花的裙裾
卻是一朵黑牡丹
開在哈雷機車上面
羅帶恍然消失晚風中
放下手上的《全唐詩》
長街空氣振波隆隆

2011年8月18日紐約

宋 詞

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鶴沖天〉

友人問我
喜歡宋詞不
想起八九百年前
詞人長袍闊袖
大搖大擺輕搖
瀟灑跨步青樓把扇
樂工奏樂歡迎
伎藝送懷把臂
殷勤吐語多麼文明
沒有搜黃禁令
都是靠女色吃飯
現在怎比從前
若是不相信
請問柳三變

2012年4月11日紐約

秦俑：我見

不懂秦代武士們行禮手式
歡迎到紐約來我抱拳致敬
杏仁眼珠顆顆
請問看到了什麼
是嗎車載如薪五銖錢*
兌換外幣溜進銀行在國外
盡是有五鬼運財神通的高人
盜國如盜鈎的王侯貴族
武士們可有押解回國的本領
我見手上兵器空空沒權又沒柄
不如喝三杯到酒吧時報廣場
見識鋼管舞金絲貓舞孃
再到大西洋城百家樂搏兩手
名店搶購耍顯古時兵馬雄風
不要認真喔我是開玩笑
細觀五千年文化什麼都有了
就是擠不出挑起嘴角的微笑
司法冷硬面譜是與非打扮看不見
世代綿綿都在怕用錯字和說錯話
萎縮君王權威官府淫威重重壓迫下
我想武士在地下聽到的聲音
都是強者在叫囂弱者在呻吟
改寫歷史古代到現代代代成事例
大家吃喝謊言習慣了就是營養
尚幸兵俑不吃五穀只是冷目觀世
看夠了東方來看西方真羨慕
瞧著大夥有溫潤大地故土等待回家
請在破損口袋內補妝一些國外黏土
為明君昏君暴君兩千多年後重服務
冥土下千萬戒備祖龍變色成孽龍
那麼有勞售貨員給我包紮
帶回去一對肅穆儀仗彩俑
聊是領略秦代兵馬干戈躍動的空間

2012年7月2日紐約觀後寫

*五銖錢，漢武帝時製造，到隋末唐初，是古時使用最長時間錢幣，這裡只是借用。

■路志寬

塵封在歷史長河 裏的詩篇

唐

好一個豐腴的唐朝

好豐腴的版圖
好豐腴的盛世
好豐腴的唐詩

好一個馳名商標

有一種服裝叫唐裝
有一個地方叫唐人街
有一種詩叫唐詩

在你離開的千年之後
那些經典詩
還在指點人們生活裏
平平仄仄的韻律

宋

大好河山
被昏庸的君主斷送了
被當道的奸臣斷送了
被外強中乾自欺欺人斷送了

好一個短命的大宋王朝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只有那一闕闕詞
還在為你唱著淒婉的歌
抒著悼念的情

2012年寄自河北大名

■馬蒂爾

春天，寄居靈石寺

誰在清晨輕輕摸了香石，清香撲鼻
喚醒了布穀鳥的叫聲和寄居的昏睡
醒來後才知道夢中的綠色充滿徵兆
走出山門，看見露珠還掛在杪樨枝上
無意中撿到一顆松籽寄入一堆廢土裏
就洗罷雙手，接著無心地唱讀大悲咒
芙蓉峰上第一抹霞光倏然照到雙唇
大悲咒剛好唱完，晨鐘也開始洪亮
那堆廢土豁然拱起松苗的小身姿
剎那間便有枝葉遊戲風流和鳥鳴
還不知約束地與千年樟樹評論朱熹
我就獨坐樹下靜聽，悠然望見九疊峰

雨中登石竹山

在雨中的鯉魚島仰望石竹山
一片霧靄嫋繞，疑是仙境
想探求夢境距離現實究竟有多遠
需要攀登一千四百多級石階
才能深入挖掘，讓奧秘慢慢呈現
崖上佛字豐厚深刻，年年描紅
九仙閣香火在天橋畔時時旺盛
細泉擊穿岩石，在涓涓盤點
徐霞客、葉向高登臨的腳步
而青龍洞內又藏有多少傳奇
也許只有玉融人才讀懂其中真相
環寺松竹四季翠綠，在風中劍鳴
同聲演唱道、釋、儒三教的和諧
那種寬容，那種有形又無形的文化
在石竹湖澄明的映照中恒久地璀璨

2012年寄自福清

■彭國全

又唱紅歌

咯血已染紅了大地
還迫著，一直咯到
貧血，咯到人人皮包骨
上氣不接下氣
仍要喘著唱，有氣無力的
唱著，唱著，唱成哭喪調
紅歌早已唱衰了
一個文革時代

當今在生活算好的日子裏
竟有人
在發神經
為見紅
又咯血 張破喉嚨唱

那就唱吧，飽經憂患的人
不需面帶愧色
而是慷慨激昂高聲唱
為那些寡廉鮮恥的人
即將被歷史埋葬
給他們唱輓歌

2011.9

後記：去年（2011）向書店訂了一份國內的新詩月刊是東北主編的，九月間當收到第七期一看，目錄所有的詩都是偽命題千遍一律為唱紅歌寫的。此是為虎作倀者久經籌畫的劣作。實在可惡，一氣之下把此刊物撕毀扔掉，並寄言寫下此詩。歷史無情，那些紅歌果然成了某些人的輓歌。真慶幸言中。

一豆燈光

出自黑暗吃光線裹腹的屬性
黑夜，吃盡了陽光
躺在大地打飽嗝，又

■蔡可風

靜夜思

有人 把一年過得很短
有人 把一年過得很長
我不在乎 短短長長
只留心 文字時刻在走的痕跡

從教誨轉入祈禱 離我而去的
母親 渡過了短短了半年
從靈牙活躍倒在瘖啞的輪椅的
內子 要渡過長長的每一天

散碎成 紛飛逐亂的文字
被淚光收集 溶成了墨汁
從筆尖流出時 竟不曾有過
重複的色彩 先後的乾溼
只有一個共性 就是
白天看迷糊了的 夜深時更清晰

2012年7月於紐約

圍攏著荒村的一豆燈光
風伸出舌也想一口噬掉它

一閃避，那人護著
打壞主意的不敢再來搗蛋

這一豆燈光
種在書頁上
澆下如水的月光
長出新芽了
嘔心瀝血在找尋
最有養份的文字施肥
要開出一叢鮮花那麼美的詩來

2012.6.28

■夏野

吻您！大雁的腳尖

腳尖冬筍無美不臻春雨追
晚霞金輝飄飄逸逸憤盈飛

——小引

1.
夏了了
秋揪心
不回首地吻您吻您吻您
笑靨，又縝密又苦痛
夕陽餘紅
晚霞磨礪秋風
一片片枯葉飄零
摔入泥濘中
2.
歷史碎渣
翻新疼的失落
一冬枯萎又嫩綠
美麗朦朧
回眸一笑雙翼在叫春
我，追著您的腳尖狂吻狂吻狂吻
清清秀秀
斂斂縱縱
3.
魅力堅韌
如同旭日墨黑的脖頸
一切蠱惑撕碎——
心靈潔潔白白
您，一團火似的鼓翼
向夕陽叫春
一柄刺心匕首？
抑或語不語的問？
4.
隔山望
紐約康尼島白浪滔滔
大海與山崗心聯心

■陳葆珍

給劉洋

不再聽
女為悅己者容
不再看
綠酒燈紅
那颯爽英姿
正遨遊太空
聽，天在呼喊
全球女性飛天的第57號
看，你在微笑著答：“到”
隨著這太空點名
我看到
三寸金蓮到一步登天
我想到
白毛女的紅頭繩
啊，你不是在編織中國結
而是在編織
中國女性偉大的詩篇

2012年7月1日紐約

您，我心中探路的拐杖
——攀高要您
——越洋要您
——夕陽要您
我，不盡心中的美夢！

（詩湧心頭
黑白紅綠紫藍灰黃……
的風暴
誰去迎接搏鬥?!）

2012年7月4日於
新澤西山野新村

強風怒擱
天空的臉鐵青
樹葉驚呼翻滾
鐵馬匹匹
怒嘶狂奔
水晶花漫天撒落
一朵急似一朵
好不容易
狼狽衝到家門
微溼外衣拂抖
便抖響
整巷子撒豆的喧嚷

16.6.2012 越南

■依雯

午夜的一場疾雨

推開左扇的玻璃窗
月色正濃
星語喁喁
晚禱後
枕著甜蜜的夢囈
親愛的
總是想起了你的好
夢的長空
一場突如其來的驚慌
閃爍砲火劃破漆黑夜空
仿如霹靂炮聲襲來
似是那年戰事
恍惚中半夢半醒之間
失聲尖叫

把惶恐沉思底心情
趕緊收拾起案前
一首正在進行的
詩 申訴
狂飆雷霆
染紅了
漫漫的無眠午夜

20/6/2012 越南

■施漢威 即景

那雪下了整整一天
又零一個安靜的夜晚
城市突然乾淨得 像個孩子
我多想捧他入懷
把我的臉 緊緊貼向
他的臉
這神賜的豐饒的花朵
綻放得 那麼輕
那麼輕
我都有點怕他了
怕他停下來
一下子又收攏了那天籟般的
手帕
一切又都回到了
從前
枯枝 敗葉
灰濛濛的早晨
那滾滾叫嘯著的車輪的
粗枝大葉
哎 這想望是多麼天真
一切美的怎麼可能輕易染汗
破碎
他永遠都會在那裏
永遠……

復活的夜晚

從那個夜晚
一直醒到現在
世界彷彿睡著了一般
只有心裏的火焰滴答
一滴雨活著 聽
另一滴雨水 訴說
這裏沒有女巫
也沒有羊皮鼓
白樺林的奶汁
餵養了額爾古納河
一個青春女人的河
花香漫過了一棵又一棵
青草
愛人 只在一粒又一粒草尖上
復活

■ 王
妍
丁

神
賜
的
花
朵

■ 夢娜

N 次方

親愛的
誰都有故鄉
我也有
我的故鄉在路上
行走千萬里
前途開著 N 次方
常常望蒼穹
哪片雲朵是方向

親愛的
誰都有個家
我也有
我的家族在流浪
行囊在背上
命運開著 N 次方
迎著風暴走
腳下紅塵滾滾浪

親愛的
誰都常懷舊
我也有
曾經滄海難為水
懶看功名榜
傲骨冰心開著 N 次方
夢裡三千愛
甘為鴛鴦戲水在孤塘

親愛的
誰都有悲傷
我也有
我的悲傷太蒼茫
街邊風景人騎人
樹上落葉開著 N 次方
快馬別加鞭
馬背總比人背長

■ 小寒

貓的心事(II)

一朵朵 泛黃的淚花
如仲秋落葉
一串串 蒼白的往事
如寒冬夜雨
你要是問最近那朵
是為誰開 而它
是長在左上角
還是右下方

貓的心事
除了地窖的耗子
只有擺放在衣櫃裡的
枕頭最清楚

2012 寄自越南

親愛的
誰都有理想
我也有
我的理想在疆場
身為好男兒
一腔熱血開著 N 次方
先輩有遺志
今生今世永不忘

親愛的
誰都有渴望
我也有
我的渴望開著 N 次方
爹娘生下我
目的不是被圈養
心中一團火
總有一天升騰成篇章

2012-07-09 于荷蘭

■ 宋雨

記憶看見我

在群山以外是未知的世界
在我們不是很大，也不算很小的庭院
劈柴。草垛。田埂。幾枝金黃色的
植物，像是沉睡
前夜落了雪
暴風雪溫柔的舌頭舔過我們的屋頂
它嗚嗚著嗚嗚著
雪霧中，天地失去了邊際
我們把爐板燒紅，熱氣蒸騰
松木鑲著玻璃，歡快地變幻風景
松膠在爐火中爆出
遠山的味道
年輕的父親在撚羊毛
線陀兒旋轉，唱著歌
哦，我的父親從未老去
我看著母親把羊油抹在烤盤上
墊著抹布上下對換
父親總是逗你微笑，母親
你總是在言語上輸給父親
為把毛線染成紅的？綠的？
兩個人爭來爭去
後來我戴綠色的手套
穿綠色的毛衣和襪子
誰知道呢
關於幸福還會有別的什麼？

螞蟻

雪停了
天空放晴。在晌午，太陽拖著它
長長的影子玩耍
雪化了，又流向了低處
一隻螞蟻經過這裏，發現一片汪洋大海
沙井蓋圓圓的盤在中間
一聲不吭
它們是為它來到這裏的嗎？
又讓我看到了深海中的島國

■ 文錦寧

蛙心戲語

一隻青蛙開懷說
“蹦跳於陸地草原上
優悠自樂
我像極一個浪子
出遊

可每當蹲坐
荷葉上
學老僧入定模樣
我又像在坐禪
出家……”

2012年寄自越南

黃毛狗從那邊到這邊地轉圈，再轉圈
用一條腿撒了一泡尿
螞蟻驚呆了——
哇塞。海浪。

活著

眼前有一小片風景
幾棵樹和半個昏暗的天空
一棵樹已經死了
它死了的樣子看上去很舒坦
不需要養分了
不再忍受孤獨和鑽心的蟲蛀
也不用想著法子和另一個糟糕的傢伙
分享快樂的事兒
它幹完了將一顆驕傲的心
放進石臼裏搗爛的活計
現在好了。現在只剩一件事需要
完成；夥計
倒下去！
最後這事它做得漂亮極了。

2012年寄自新疆阿勒泰市

■ 輕鳴

雕塑

舉步
四方雲游的行者
沉思者
永遠沉思
天上的神
地上的人造

泥巴、石塊、金屬生息不止

影子

你，恰似猴子的尾巴，生來就有
隨著歲月的變遷
長短不一，越來越重

穿開襠褲的時候，曾多次纏著奶奶把你
剪成窗花來貼，剪成風箏來放

青春躁動，潛伏的荷爾蒙展現為
一臉的不平
總覺得，隨形的你，就像老娘的絮語
時而可憐，時而討厭

不惑之年禍不單行，你則被
債台大腹壓縮，香煙尾氣污陷
職場蝸居擠扁，通貨物欲膨脹
畸形怪誕，猶如惡夢

如今，蹣跚於陡峭的下坡路
回首顧盼，唏噓嗟嘆
你，黑古隆冬面目不清，久看
也無法生情
相伴至今，難棄難離，總算習以為常
指天發誓，總有一天一定和你
一起安然入寢熊熊的大熔爐
讓你竄出煙筒升天
實現你獨行特立變形換貌的夢想

■ 錢季冰

緣的五種寫法（選二）

楷體

爬到半山腰 筋疲力盡
坐下來歇一歇 看天邊雲卷雲舒
看腳邊人去人來
遞上微笑 關切
不拖泥帶水
不別有用心
用強者的腳步鼓勵自己
用山頂的美景誘惑自己
讓自己的腳趾頭覺得
前進 有利可圖

牙齒咬著牙齒
每邁上一個新臺階
汗水在臉上寫下一筆
橫平豎直 外圓內方
不追求速度
不奢求轟動
沿途與花呀草的
打打情 罵罵俏
世俗之中 世俗是最明亮的陽光

及至豁然開朗 峰被踩在腳底
只剩下
更高的天
更闊的地

草書

刀光 劍影
風大踏步從天空走過
一張臉 背對窗口
鏡中馬蹄聲急
由遠及近 由近及遠
幾聲馬嘶 咬住誰的耳朵
不放

舞臺上 打殺繼續
回家的打算一再推遲

■ 孟悟

夕光中的邁阿密

夕陽就快落了，
我在郵輪上看你，
隔著十二海裏的距離，
你在蒼茫的大海之上，
龐大的天幕之下，
巨樓林立，
林立出一片巍峨壯觀，
一片城市的風景線。

轟然聲響
一道夕光返照
無限的輝煌
光榮的城市和文明
似乎還在漫延，
似乎就快流逝。

黑暗就要來了，
海天都開始傷感，
現代和科技的炫耀也會消散。
穿過憂鬱的夕光，
歲月海天都定格在那裏，
我的一生一世也定格在那裏。

舉杯邀月 對影成三
矯情的演出 化矯情為真情
秋蟲坐在台下 如癡如醉
跟著情節起伏
淺吟低唱

視窗西斜 背對窗口的
那張臉 俯身
撿起一地玻璃破碎的聲音
此時 酒正穿喉
宛如刀子被閃電擊中
瞬間 窗口裏的青絲
已老成一頭白髮

一頭白髮 固執等待
黎明平靜而優雅得到來

■ 子衣

陣痛的生命從凌晨 的子宮開始

陣痛的生命從凌晨的子宮開始。母親告訴我
孩子，這裏的生活已經結束，你應該出生
應該到另一世界
去成熟你的光影

母親關閉子宮的燈光。一切黑暗，在
苦痛中進行
母親泣血的愛，催促著我，要記得奔向黎明
母親，你哪知我倦戀的心啊！
溫暖的子宮，是我第一個龐大的故鄉
在你健康而遼闊的羊水裏
我享受過太多福祉！

只能揮淚告別。只能，在
母親痛不欲死的催產裏
聽從生命的召喚，從黑暗的路口奔突
奔突，抵達嬰兒暫時的光明

事實上，四十年的人世光影都是漆黑的
惟有母親的子宮亮著。那是我第一個
溫暖的屋子
我在母親精心的呵護裏，吮吸著子宮的芬芳
享受著生命宮殿
無限的壯闊與華麗
歸來。從傷痕累累的塵世，重返母親的子宮
返回水源。返回第一個天堂的花園
在這裏，我清洗人世四十年的塵埃，傷
痕，苦苦奮鬥的敗跡
我用凌晨的詩句，止住父母
苦難一生的血跡
在母親暖潤的子宮裏，我和母親，還有父親
我們成為，完整的生命體

2012年寄自重慶

■陳銘華

梅花

國殤日一大早遛狗，家家門前灑草的沙水聲和灑樹的喳喳鳥聲此起彼落。她歡呼著在草地和人行道的水泥地之間跳來躍去。梅花，啊，梅花。一瓣，兩瓣，三瓣，四瓣，五瓣，第五瓣又肥又大……潑墨般的清香滿地，蒸汽般的魂魄慢慢飛天

2012年5月28日

收銀機

一隻獸，暗藏玄機蹲下來。嘴大覆蓋前軀，臀翹起，造型像一些博物館前巍峨的雕塑，但更像許多廉價的工藝品，只多了一分凶惡的資本主義擇人而噬的氣勢。此外，便如其他動物般，病從口入，禍從屁眼出；不同的是，牠吃銀紙，排收據，都是紙製品，近乎優越的社會主義奶牛吃草產奶的優良品德

現在這傢伙正張開大口不懷好意地向著美麗的收銀員，而屁股對著我搖擺。這點現鈔我的錢包雖然有，但實在看不慣牠這個樣子，因此決定用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信用卡，看看牠還能變出別的什麼主義來

2012年6月9日

■林更生

西風蒼涼

昨天的鶯歌燕舞
已演變成故事
千絲萬縷的思緒
如春雨般淅淅瀝瀝
飄灑成一曲憂傷之歌
是誰，是誰，是誰
融化我冰封已久的心靈
讓生命之河歡快奔騰
但此刻，嚴冬突如其來
冷風寒雪佈滿天空
布穀鳥停止了歌唱
我情不自禁追憶
千年前的唐風宋韻
又一度沉醉其中
請你千萬別把我吵醒
愛情是古老的酒窖
歡樂與痛苦深不可測
昏醉和清醒只是一念之間
遠離你的日子，叫我如何在茫茫人海中苦苦追尋
世俗的偏見如矛似箭
擊穿我內心，疼痛痠攣
長路漫漫呀，誰像我一樣
在西風中日漸憔悴蒼涼老去

桃花季節

是誰走漏了風聲
在夢中告訴我
桃花正漸漸綻放
我漫步五馬山
嗅到了花粉淡香
走入桃林，伸手
便可與花兒相溫柔
一陣風輕揚過來
花瓣點點撒落
留下一地的花雨
讓我不由自主
彷彿置身於桃花源
還原心靈的一片清澈
但她卻悄然離開了
像粉色花瓣隨流而去
我走出芳香桃花林
站在五馬峰頂俯瞰融城
初春清晨帶著絲絲涼意
擦過雙肩的瞬間
讓我突然忐忑不已
忍不住淚水流滿腮邊……

謊音之鄉 ◎秀陶譯

◎大衛·齊丁諾作

調查發現意大利人 70% 承認每日說謊 5-10 次
——路透社

在平諾確*的家鄉說一兩個帶魔力的字眼，木頭都會再生起來。上下兩岸從阿爾卑斯到米蘭、從比薩到波諾牙到威尼斯或者羅馬甚至到阿西西，尤其是梵蒂岡或那坡里附近，當然還有卡拉布里亞和西西利島，所有的鼻子正長大。2/3 的女人在戀愛中說謊。在你之前絕沒有過別人。他怎麼比得上你呢？所有的別人對我都不算什麼。我的天呵，這麼大，你這不要了我的命麼？上帝呀，耶穌呀……我當然好過了，這還用問？這是我從未曾有過的好。你看，這些話都是我從來都說不出口的。男人多數在工作方面折謊。沒問題，已經擺平了。是的，這我都了解。已經寄出去了。那不是我的錯。那不是該我管的。我早就告訴過你了。你所囑咐的我全部轉告他了。你從來就沒有提起過呀！她自己求我的呀。27% 折謊是為掩蓋自己的過錯。天呵只要你答應這一次，以後再也不會麻煩你了。我會每天上教堂，我再也不會……你知道啦。42% 為避免衝突而折謊。看到你真是萬幸。我誰的面前都沒提過。當然我早就原諒你了。我會想你想死的。21% 是踩別人來折謊。這比我媽作的還要好。實際上我就是喜歡比較軟熟的麵條，甜得像糖果的酒。這穿在你身上真好看。我正在想你。我以我媽的墳頭起誓，沒你我活不下去。我永不會騙你。我從沒騙過你。就算我騙過你但這一次絕對是真的。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原則上。

*Pinocchio 童話中的木偶，每說謊鼻子就會長長。

David Citino 俄亥阿州大英語及創作教授，詩人，詩作品十餘冊。

俳句

電源線路延伸
橫穿霜的王國
所有音樂的北方。

白太陽是一名
長跑者，反抗
死亡的藍山。

我們不得不與
小號字印刷的草和
發自地窖的笑住在一起

此刻太陽低垂。
我們的影子是巨人。
萬物倏忽皆成虛影。

紫色蘭花。
油輪滑翔而過。
月亮滿了。

中世紀被保存。
外星人的城市，冷酷的斯芬克司，
空蕩蕩的角鬥場。

樹葉耳語：
一頭野豬在彈管風琴。
鐘聲大作。

夜晚向西流動
地平線到地平線
全以月亮的速度。

上帝存在。
在鳥鳴的隧道裏
一頭上鎖的海豹被打開。

橡樹和月亮。
光。沉默的星座。
還有失去知覺的海洋。

夜書一頁

我在五月某個夜晚登岸
在冷冷的月光下
那裏花草如同死灰，但卻散發著
綠色的氣味。

我悄悄地爬上山坡
在色盲之夜
當白色石頭
朝月亮發出信號。

一段時間
幾分鐘長
58年寬。

在我身後，
在遠處如鉛塊閃爍的海域
是彼岸
和統治者。

擁有未來的人

四月與沉默

春天荒蕪地躺著。
黑天鵝絨的壕溝
從我身邊爬過
不反映任何東西。

全部的閃耀

是遍地黃花。

我被搬運在我的陰影中
像小提琴
在它的黑箱裏。

所有我想說的
在抵達之外閃爍
像銀子
在當舖。

夜景

我在夜間開車經過一個村莊，房子升起來
在前燈的眩光裏——它們已經醒了，想
喝一杯。

房子，穀倉，標誌牌，此刻無主的車輛
一生中它們給自己穿上了衣裳。——人
們正在睡覺。

一些人能夠安眠，其他人描眉畫臉
彷彿永遠刻苦訓練。
他們不敢讓一切離去，儘管他們睡眠沉重。
他們休息彷彿降低了正在跨越的柵欄，
在被神秘吸引過去的時候。

村外的道路遠行，在森林樹木中間。
並且樹木，樹木保持安靜，彼此和睦相處。
它們有誇張的顏色，如火光。
每片葉子多麼不同！它們跟著我正好回家。

我躺下睡覺，看到陌生的圖片
和符號正在它們自己身上塗抹，在我眼
皮後面
在黑暗的牆上塗鴉。想進入醒與夢的縫中
一封大大的信努力地推動自己，是徒勞的。

畢曉普

(Elizabeth Bishop)

與洛威爾

(Robert Lowell) 的互贈詩

◎木也

■伊利莎白·畢曉普

北哈芬^①

——悼念羅伯特·洛威爾^②

我能辨認出一英里外

縱帆船的纜索，我能數清

雲衫上的新球果。如此靜謐，

蒼白的海灘披著一層乳白色的皮膚，天空
無雲，只有一縷長長的，梳理過的馬尾。

自去年夏天，這些島嶼就沒有移動，
雖然我想假裝它們曾有過——
漂移，以夢一般的方式，
一會向北，一會向南，或微微側身——
在海灣的藍色邊界，他們是自由的。

這個月我們最喜歡的小島開滿鮮花：
毛茛，紅苜蓿，紫豌豆，
山柳菊熱烈燃燒，雛菊斑斕，小米草，
芳香的蓬子草是明亮的星，
還有更多，回歸大地，用歡樂繪染草地。

金翅雀回來了，或是其他的鳥兒，
白喉帶鸚的五音小調，
懇求呵懇求，讓人眼中含淚，
大自然生生不息，幾乎總是如此，
重複，重複，重複；修訂，修訂，修訂。

多年前，你對我說就在這裏
(1932年?)你第一次“發現女孩”，
並學著航行，學著親吻，
你覺得“如此有趣”，你說，那個經典的夏季，
(“有趣”——似乎總讓你悵然若失)

你離開北哈芬，在暗礁處拋錨，

漂浮於神秘的藍——而如今，你
永遠地離去了。你無法再打亂，或重編
你的詩。(而雀鳥可以重唱)
那些詞語不會再改變。悲傷的朋友，
你不能改變。

①北哈芬，位於緬因州的佩諾布斯科特灣。

②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
美國著名詩人，畢曉普的好友，於1977年
去世。生於波士頓望族，曾在哈佛，肯庸
從師於蘭色姆，第一本書《威利爵爺的城
堡》獲1947年的普利策獎，其後《生活
研究》(1959)獲全美圖書獎，另著有《
大洋附近》(1967)，《筆記本》(1969)
，《歷史》(1973)及《海豚》(1973)
等。為自白派之開創者。

■羅伯特·洛威爾

致畢曉普

新畫作以應急口糧為生，
一揮而就，永不褪色的調和顏料，
炫彩的堆積取代了法國外光派。
艾伯特·萊德讓他那有裂紋的琥珀色月景
在日光下成熟。他的畫作一再重繪，
最微小的作品在手中都覺沉重。
誰將死去？如果騎馬者不及時叫停。
你是否看到一只尺蠖匍匐在葉片上，
攀附著葉尖，在空中打旋，
感受，抵達某種事物？
你是否仍將詩句掛在空中，十年
也不完美，貼在你的備忘板，
那些缺口或空白，等待不可思議的
詞語出現——
精准的繆斯實現了偶然的完美？

歌謎：

亞州匣子龜

Karen An-Hwei Lee 作
于中 中譯

給動物學家的問題
都從解剖學開始
也由愛而止：
龜的皮是借來啊？
是或否：他甲殼之重量
比鼓膜之光
還輕薄。
甲殼底下是什麼
是否強韌如烤樹皮？
他能否看破殼匣子？
他能否看出後面
這個屬於我們的海域？
他是否與物順序而存在？
生命如何開始，何時終止
是榮或是恥？
黃色鑲邊的烏賊骨，
圓蓋的甲殼裡
是否一個孤寂的世界卻齊集
蚊、蟲、以及上帝？

摘自《Poetry》詩刊
2012年4月號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寫：Warner Tchan，寄本刊
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秋原 \$100
于中 \$51
黃美之 \$100
感謝 支持

深沉的思考，渾厚的抒情

——讀劉艦平詩集《心象》

◎劉荒田

■李蘭

感謝詩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不曾說過我是最美的女人
詩愛我
不曾誓願我是唯一的愛
詩愛我
沒有許諾照顧我一生
詩愛我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送給我
我在說不出的苦痛中遺失的語言
送給我
我在日常的靜默中沉澱的感觸
送給我
我向全世界乞求的心靈相通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密西西比

河
流
淚水呀請不要再流

河
流
我啊請不要再憂愁

我披讀劉艦平最新出版的詩集《心象》，是在美國三藩市濱海的家裏。提筆寫讀後感，在2012年的6月，馬克·吐溫云：“最寒冷的冬天是三藩市的夏天”，這俏皮話用在今天正合適：從太平洋刮來陰慘慘的風，斜成45度角的雨。一天蕭索，一地水漬，害得心情也“微晦”起來。好在，手頭的《心象》賦予我迥然不同的境界。這本珍貴的詩集，只有“半瞧”的印章和作者的指印，沒有簽名。近年來，這位詩人贈書，都是這樣。寫到這裏，心裏酸楚起來，眼前出現兩個身影——劉艦平和妻子陳玲，兩口子走路必並肩，在窄路則一前一後，陳玲的手總是牢牢地牽著丈夫的手。正當盛年的劉艦平，相貌俊朗，體格健壯，堂堂儀表，和美麗賢慧的妻子實在是少有的登對，然而，眼疾剝奪了他“看”的權利，連帶地，他無法握筆寫字，作品都是通過語音手機以編寫短信的方式完成的。

劉艦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在中國文壇以小說名世，在最能馳騁的黃金年華，遭到命運殘酷的阻擊，“目空一切而不會避讓——這是我的病歷記錄”，眼部無法治癒的痼疾，如果加諸意志薄弱者身上，早已一僕不起。然而，劉艦平豈是等閒人物？引顧城名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來尋找光明”形容他，該是這樣：黑夜剝奪了他的眼睛，他以“靈視”來尋找光明。“靈視”並非“拿肉眼看”，而是心靈所見，所謂“天眼通”，所謂“超以象外”，就是指這種被詩神繆斯所賦予的特異視覺。“心象”，是指經詩的超渡而“看”到的全新境界。

《心象》問世，無乃是衰頹多年的詩壇上空一聲炸雷，引領風騷的名家紛紛品鑒，給予崇高評價。我讀它讀了三個月，從一開始就直覺“了不起”，好在哪裡？想了好久，覺得把氣韻天成的藝術珍品拆卸開來，一一指陳其佳處，費

力不討好，只好勉為其難，拈出它兩個突出的特點談談。且只談新詩部分，為的是藏拙。

第一個特點：深沉的思考

首先，是對自身生存狀態的思考

劉艦平人到中年，遭逢巨變，說他從開始便以“平常心看待”，遠於事實。詩人如何在純黑的煉獄裏堅忍修煉？詩的鳳凰怎樣在黑色火焰裏涅槃？集中〈我和影子〉一詩，就是思考的結晶。影子是光明製造的，但對於“基因出錯的眼疾患者”而言，光明消失，影子本來“可以遁入徹底的虛無”，但沒有，反而“把自己瀰漫成／深邃的大海”，“然後對我說：／從現在起，你就是一條魚”。往下，“黑暗像古老的子宮／讓我重新體驗／生命進化的艱難歷程”。“我的詩行／是一條剪不斷的臍帶”，等待臨盆之際，“一彎新月敞開產道”。“我”在晨霧裏降生之後，“陽光像熱毛巾敷在臉上”，“我又一次蹣跚學步”。就此，靈魂有了“把這條黑道走到底”的本事，實現了悲壯的超越。在結尾，豪邁的詩人“狂奔到太陽的身後”，“我要蒙住它的眼睛／讓這位高高在上的光明之主／低下頭來猜一猜：／我是誰？”

如果說，〈影子〉是對失明者命運的宏大思考，那麼，〈十字街頭〉便是詩人日常生活中精神狀態的生動揭示。“誰都害怕被這座城市冷落／就有事無事愛來街上露個臉”，於是，他來到十字街頭，在“空虛的擁擠，寂寞的熱鬧”的重圍中，“卻沒有勇氣獨自闖過／這兇險的十字路口”。就在這個當口，一個怯生生的小女孩請求這位失明者帶她過馬路，於是，“我們相互攙扶／在車流與路人的注目中／走完了一個童話片段”。在教人感動欲泣的高潮之後，是迷惘中的思考。從小女孩晃動在胸前的鑰匙，詩人想到自己：“我不知不覺被

人流裹挾著／湧到一個搞不清／是進城還是出城的路口／我摸不著城市的門／也沒有它的鑰匙”。這裏的十字路口，從形而上升格為人生歧路，隨大流進入還是遠離？擁抱現實利益還是追求終極價值？人面對重大選擇時該遵循哪個原則？詩人依然在矛盾之中，探索之中，這過程和生命一般，繁複而漫長。

其次，把思考的觸角伸入人間萬象詩集裏，精闢之篇，警策之句，有如繁花照眼。詩人的睿智，教人讀一次驚歎一次。且看〈鵝卵石〉，這種渾圓而堅硬的石頭，慣常是作為“圓滑”的象徵的，詩人去陳言，從“湍急的光陰／磨鈍它身世的稜角”發掘出：“它潛伏洪荒／等待孵化”。再看〈血緣河〉，以向“河”以及“父母親”的詠歎為複調，相輔相成，激蕩出悠遠的思念，“河”與“父母親”“終於在鄉愁中乾涸／剩兩堆黃土／與清明團聚”，“卻不捨得用眼淚陪葬／寧可把每一掬傷感都擰乾／捐給滴水貴如油的穀雨”，讀到這裏，誰能不為虛實交錯的鮮活意象與淋漓的詩情所陶醉？不料更有神來之筆在後：“墳前的石碑／沒有留下墓誌銘／是怕後人舉浪回頭／耽誤了行程”。何等徹底的付出，何其凄美的親情！

還有，新式農民的傳神寫照：“地裏長出了鋼筋水泥／心頭秧苗不再返青／池塘裏的月亮／被打樁機震碎”。“城市的怪圈／一環又一環／套牢鄉村的夢”（〈莊稼漢〉）。惡俗的旅遊：“在一江春水邊，七嘴八舌／分享李後主的憂愁／又噲噲地沿著水泥路／去到水剩三尺的桃花潭／與假扮汪倫的推銷員／輪番砍價”（〈懷古遊〉）。山寨版的“上流人”：“貴族是泡在酒裏的故事／常被人拿來做親子鑒定／滔滔不絕的口水／先把自己灌醉”，“高貴的血統／已經過低廉的劣酒論證”（〈貴族〉）。

蘊含深刻思想的詩，才具有足夠的張力。《聖經》裏有這樣一段：“法里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對天生缺乏宗教情懷的中國人來說，“神的國”太遙遠；但我要說，“詩的國”

，“半瞧人世半瞧心”（何立偉語）的劉艦平看見了。

第二個特點，渾厚的抒情

《心象》所收的作品，之所以既耐讀，又感人，是因為不含說教味，並非理學詩。它們以“思想”為骨骼，以“感情”為血肉。從作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辰河三唱〉可以看出，劉艦平在起步之初，已具備卓越的抒情才能，避免了那個年代線性、平面的通病，如今，到了“落其華芬”的後中年，更把詩的抒情性作出精彩絕倫的發揮。情之於詩，一須真誠，二須飽滿，三須適度。集中多數作品，可算恰到好處，而又以“渾厚”為亮點。

“你真是那隻小人魚嗎？／跟隨一個童話撲上沙灘／擱淺在落日的血泊裏”——讀著〈讀鄭玲〉一詩的開頭，我的眼睛濕潤了。鄭玲大姐，是劉艦平和我都至為景仰的詩家，她“以寫詩為生命本能”，纏綿病榻，腦筋迷糊，生活無法自理，卻寫出清明雋永的絕唱，劉艦平滿懷相知相惜之情，把這位名重一時的朋友與前輩的生平遭際，濃縮為“小人魚”的意象，“你不等長出雙腿／就開始舞蹈／帶枷鎖的喉嚨／仍要與鳥兒對唱”，“讓安徒生推著輪椅陪你看海／潮汐伸出雪臂／揉扶你的雙膝”。並非吶喊，是詩化的家常，我讀著，起了在病榻前向鄭玲大姐朗誦這首詩的衝動。

〈讀鄭玲〉以“情真”勝，〈神女峰〉則以“厚重”見長。去年春天，劉艦平寫成後者之後，貼在《美華論壇》網站上，引起一片喝彩聲。當時我發了這樣的議論：它和舒婷的同題詩相比，一是少女情懷，一是中年況味。一清純，被線性抒情的所囿，略嫌單薄；一厚重，具有立體的多面和現代詩的多義。至於結尾，“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的肩頭痛哭一晚”對“莫非與她對視，竟然使我失明？／——看不見世俗風景／可欣賞神鬼的美麗”，我更加激賞後者的洞達。

總而言之，《心象》是近年來中國詩壇具有標杆意義的重要詩集。在語言和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節奏上，它和當今的流行風格具有相當鮮明的區別。若干青年詩作者視莫名其妙、故弄玄虛為時尚，不屬於錘煉語言，劉艦平的詩語言精煉、明朗、特別適宜於朗誦。

寫到這裏，三藩市雨過天晴，不遠處的太平洋，蒼黛色海波與藍天，在極目處實現了無縫對接，一派坦蕩。我靈機一動：這不就是《心象》的傳神寫照嗎？深刻的思想和激越的情懷渾然一體，以〈天涯〉一詩為證。讀這首意象多重、體現現代詩全部優美特質的神品，首先會想到海南三亞的名勝“天涯海角”。進而，被馬蹄、船槳、白骨、思念、桅杆、殘月這一系列和“遠行”、“別離”緊扣的詞語牽引到“盡頭”——流浪的盡頭，鄉愁的盡頭；“積澱的淚水太鹹／魚都游不動了”——人類感情的“盡頭”。可是，詩繼續展開，原來，盡頭，乃是精神的終極境界：“有東坡高擎新月／天涯伸出飛簷／讓海鷗結隊／來掛風鈴”。

2012年6月於三藩市

新詩品種層出不窮

◎向明

——介紹“小說詩”、“日誌詩”、“鬼扯詩”、“廢話詩”……

廿一新世紀隨身跟進帶來的所謂“後現代”，真不知這“後”何時會“後”完，創新的點子這麼層出不窮，腳步遲滯者多會眼花潦亂得跟隨不上。當年“後現代”初始時，詩的這個品類多出了好多新的命名，譬如“都市詩”、“情色詩”、“政治詩”、“下半身寫作”、“詩到語言為止”等等所謂後現代現象寫作詩種。而現在在所謂“跨界”或“跨領域”等詩戲謔運作的勇猛鼓舞下，又多出了一些詩的新花樣，更讓人感到要趕上這個後現代真難，再用功、再用力氣的人也仍然會感到掉隊落“後”老遠。

台灣剛剛出現了兩個詩的新品類，先是所謂“小說詩”，繼而是“日誌詩”。前者是由青年詩人“煮雪的人”出版《小說詩集》，來挑戰小說與詩各自的規範，達到兩者融洽調和，成為一種新興詩體，亦如早年“散文詩”的出現，然後至今仍存在。而由老詩人藍雲出版的《日誌詩》，則是另一種詩的挑戰，他的“日誌詩”並非以詩的語言來記每日的生活瑣碎，而是挑戰自己的智力與耐力，堅持做這種“每日必交卷，交卷必是詩”的苦工，對一個七十好幾的高齡詩人而言，必是一種重大的考驗與折磨，然而他做到了，已經出版呈現在讀者面前接受指點。

就在此時，一位學院派主力詩人，曾經在學生時代得過九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唐捐博士，突然伸出了來自日本摔跤絕技的“金臂勾”，寫出了一本令人難以招架的《金臂勾》詩集，秀出了台灣詩壇真正具震撼性的跨語言，跨文類屬性的一種怪誕詩，評家李進文認為他延續了魯迅在《復讎》中所言“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鑑這路人們的乾枯”，可視之為怪誕的升級版。另一早就在BBS網路時代即是跨界先鋒的青年詩人鯨向海，在為《金臂勾》一書的推薦語中、更

語驚四座的說：“有史以來最不堪的金鋼變形超扁體與最瘋狂的十八層地獄亂入鬼扯詩”，自此我終於又發現了一種新詩體“鬼扯詩”。

“鬼扯詩”也罷，跨界，跨文體寫作也行，我總認為我們台灣的詩還是在詩的正常軌道上求超越求進展，縱然常常語言奇特，意象駭人，但總還是一種創新，不像在此同時，大陸詩壇出現了爭論極大的“抄襲詩”和“廢話詩”，就顯得有些發展得離經叛道了。

先說“抄襲詩”，大陸知名的《詩選刊》雜誌舉辦2011年年度詩歌獎中的“先鋒詩歌獎”，被一位80後的女詩人代雨映獲得，發佈後一位名叫衰老經的評者以題為〈一個詩歌嫩模的橫空出世〉為題揭發了出來，副標題為“兩年不過卅首，首首都是抄別人”。他將三十首得獎詩巨細無遺的公佈出來，並標明抄襲的出處，多為大詩人、名詩人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中的詩句居然係偷自我們台灣名散文家簡貞女士的散文名篇〈四月裂帛〉，真是胆大妄為之極。最不可思議的是，這麼明目張胆的通盤抄襲，居然能通得過那麼多知名大評審的法眼，而贏得先鋒詩歌的美名。有一位漢家先生看過這些抄襲作品之後撰文說，令他驚異的是“代雨映抄襲合成後的詩歌，具有着驚人的風格一致性。也就是說，這些東拼西湊的文字、居然能歸攏於一統一的語言風格和意境。”他感到可怕的是，到底什麼是好詩？散文分行會產生怎樣的詩效果？怎樣評價“類詩歌”文體的價值？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代雨映抄襲事件之後大陸詩壇掀起新一輪的語言狂歡，叫好者有之、漫罵者有之、寬容者有之，看熱鬧者有之。最後代雨映在三月三十日公開道歉，聲稱藝術沒有獨創性，就意味着剽竊。我這個路人甲，在網路留言版上道出了我的感慨，我說“對每一個‘橫空出世’的

大詩人、天才詩人我都一直保持懷疑態度，尤其現在有那麼多偷懶、鄉愿、不負責的主編、評審或專家在掌權，更有一批專業的造神部隊，連泥菩薩都可塑成靈驗的太乙真人，叫我如何不謹慎一點去相信這是不是真的原創。”

再談所謂“廢話詩”，先把這首惹起風波的詩錄在下，大家看看是不是“廢話”：

對白雲的讚美 / 烏青

天上的白雲真够白啊！

真的

很白很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極其白

賊白

簡直白死了

啊~~~~

前衛青年詩人烏青十多年前寫的這首作品不知怎麼被人挖了出來，引來不少人的調侃，有人直言“烏青體的詩，是廢話說到最够‘廢’就能成詩。”由於全是形容詞堆砌的大白話，人人看得懂、人人似乎也可以寫，於是模倣此一體的詩便滿天飛，大陸各行各業都有廣告詞在學烏青體的詩，就像娛樂圈的打歌一樣被操作得火紅。於是“廢話詩”這一詩的新品種便風行了起來。當然撻伐之聲便也四起，有人說這是形成對詩命名的一個尷尬笑話，如果烏青體的“廢話詩”能够成立，那就等於取消了詩的基本形態。然而詩的基本形態早就被胡適之先生推翻了，現在寫的都是所謂“自由詩”，“廢話”不就是“自由意志”下的自由談笑麼？倒是烏青自己一點也不在乎，他說“其實我受爭議最大的詩並不是這首〈對白雲的讚美〉，而是十二年前寫的〈月下獨酌〉，我將李白的名詩〈月下獨酌〉後面再加上一句‘這首詩是李白寫的’，誰能說它不對？”對此，香港詩人廖偉棠表示他另種看法，他說“這樣的所謂詩，唯一價值就是顯示作者的語言貧乏程度，已經達到極限。”烏青馬上反駁“在廖那裡詩還是

被技巧化，即使技巧，表現宏大也是過時的。”

有人發現這“廢話詩”其實是三四年前備受爭議女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的翻版，趙詩也是白到等於扯淡的大白話。怪不得第一個站出來力挺烏青的便是趙麗華。她言辭犀厲的說：“近來有些傻瓜喜歡對詩歌說三道四。我早在十年前就對這首詩驚為天人了。這樣的詩歌是對以往過度修辭，故作高深、拗口詰牙的詩歌的一種反叛，是對宏大敘事和假大空的主流話語體系的一種顛覆；是對一切所謂能指，所指、詩意、寓意以及強加於詩的陳腔濫調的比喻的徹底切除。”

趙麗華這番話其實是與當年韓東、于堅、王寅等人提倡“口語詩”，所謂“詩到語言為止”的主張相類似，也是對那些繁複的修辭主張，藝術主義等反感，想讓詩和現實生活靠近一些，因而在語言方式上，拒絕特別書面化的語言、傾向於以口語寫作。於是于堅、韓東等這些“口語詩”派的大詩人也表示肯定（對白雲的讚美），于堅還說這首詩我以前就說好，現在又看見更多，他的好詩真不少。韓東口氣很凶，他說“你說那不是詩，那是你的無知。”四川一位年輕詩人何小竹指烏青這首詩是“反詩”，是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必經的過程。詩不像小說可以參考前人的典範，詩每首都必須創新。他認為這首詩是烏青對詩語言的新發現。

看起來“廢話詩”果真是對艱澀修辭推砌的所謂“現代詩”的一種反動了。其實這本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只是我這路人甲一直認為，無論在詩字前面加上任何指涉的形容詞，“政治詩”也好，“情色詩”也罷，“廢話詩”也無不可，前題是必須仍然是詩，不能光有政治，盡是情色，廢話連篇，毫無詩語言的含蓄，張力等美學成份。究竟詩的口語化並非下里巴人的自來腔、順口溜，詩仍應是一種經過修飾整理有深度的文字藝術。

2012/4/6

我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朦朧詩紅極一時的時代，那些朦朧詩人便成了我追逐的偶像和榜樣。而隨著閱歷和年齡的增加，鄭玲卻成了我最心儀的女詩人。隨著對鄭玲的瞭解越來越多，我對她也越加敬愛。

鄭玲 1931 年出生。據說她能記得起的最早與詩有關的事，是一種叫《黎明的林子》的沒有封面的詩刊，後來這小小的刊物更名為《詩墾地》。當時她才讀初中一年級。她最早的詩作〈我想飛〉，就是這時候寫的。老師幫她發表在《江津日報》上。幾年後，16 歲的她隨同一群進步青年“飛”到湖南，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湘南遊擊隊。不管環境如何變化，她卻始終沒有離開詩創作。

她長期生活在不容易自由選擇美學立場的年代。在她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她堅定地堅持了自己的立場，難能可貴地從不諂媚任何文化勢力。也正是由於她從不諂媚任何文化勢力的品格，使她在 26 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歲月裏，因作品《花卉篇》被列為“毒草”，被打成了右派。1979 年，她被平反，獲得新的自由而重新執筆。

她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藝組編輯，《株廠工人報》主編，株洲市作協主席。二十年的屈辱沒有減弱她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禮贊，她用一顆豁達而包容的心，用對生命熱烈的愛化解著寒冷歲月給她帶來的傷害，恬靜地在詩的殿堂裏發出堅強的聲音和優美的吟唱。1991 年離休後，她隨丈夫定居廣州。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詩集《瞬息流火》、《風暴蝴蝶》、《小人魚之歌》、《鄭玲詩選》、《鄭玲短詩選》、《鄭玲世紀詩選》、《過自己的獨木橋》，以及散文集《燈光是門》等。其中部分作品被譯為英語、法語。曾獲中國詩歌學會“中坤杯·首屆艾青詩歌獎”、中國作家協會《詩刊》“優秀作品獎”、“廣東省秦牧散文獎”、“湖南省文學創作獎”、“蘇曼殊詩歌獎終生成就獎”等多種文學創作獎。2010 年，她的《過自己的獨木橋》與“魯迅文學獎”只一步之差擦肩而過（為此，許多人為她鳴不平）

。她還在繼續“過自己的獨木橋”，依然不斷放歌，用一生書寫壯麗的篇章。

從她的詩裏，可以瞭解詩人數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她的詩不是無病呻吟的風花雪月，也不是輕薄的搔首弄姿；而是精緻中有豪爽，婉約中有澎湃，傳統中有新穎，融合了中西詩的特長，呈現意境美、建築美和象徵美，且充滿了對人生的珍愛和徹悟，給人以啟示。更讓人欽佩的是，她從不寫違背良心的獻媚文字。在有 60 年創作歷史的詩人中，像鄭玲這種藍天般的純淨是不多見的。她的作品忠實而豐富地表現了她的心靈世界。從她優雅、華麗、有時又是悲壯的詩篇中，我們發現詩人本身是一個痛苦與奮鬥的故事，她的成就應歸功於她多次幸運的失敗。

鄭玲不僅是當代最卓越的女詩人，也是中國當代文壇上有數的幾位從四十年代就開始寫詩，一直寫到現在還在寫的詩人之一。她的詩可以用“三度”來概括，那就是具有精度的思想、深度的熱情和高度的想像力。

一個人年輕時寫很多首詩並不難，難的是寫很多好詩，而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寫很多好詩並不難，難的是活到老寫到老，寫一輩子的好詩。鄭玲就是寫了一輩子好詩的女詩人。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鄭玲的幾首好詩。

假如火山爆發

這座城市
是在我們相逢之日誕生的
是我們走成了美麗的街道
看藍了江水
造一個天空
伸向高遠

假如城外的火山
突然爆發
兩千年後
我們依然這樣手挽著手
從廢墟中走出來
在月光下穿城而過
我依然用我的這張披巾
為你遮住深夜的寒霧

這首詩用流暢和樸素的語言演繹著兩個人青春的影像。畫面感很強，具有影視效果的特點。錯落的句子，像城市的街道和建築井井有條。街道和建築裏充滿了這座城市裏生命與愛情的影像。“這座城市／是在我們相逢之日誕生的／是我們走成了美麗的道路／看藍了江水／造一個天空／伸向高遠”。詩人在這樣不動聲色的平靜語調中，抒發了青春的美麗和生命的厚重。而這樣的美麗與厚重，是以新中國新城市為背景的，有著無限的活力和生機。這樣的詩句觸動的是人心靈的最深處那份柔軟。

最後一節，是平靜中因“假如”而有了高潮：“假如城外的火山／突然爆發／兩千年後／我們依然這樣手挽著手／從廢墟中走出來／在月光下穿城而過／我依然用我的這張披巾／為你遮住深夜的寒露”。讀著這樣的詩句，我眼前彷彿看到了手拉手的一對戀人，從廢墟中走來，是那樣的讓我震撼和感動。這是多麼堅貞和深沉的愛情呀！這樣的愛情是生死相依千年不變的愛情，這是最純潔的愛情，這樣的愛情讓讀者深信，“假如”成真，詩中主人公的愛情必也如此。此詩在呈現了新中國時代的年青人的愛情美的同時，也呈現了詩的建築美，更可貴的是呈現了耐人尋味的歷史感。使這首愛情詩有了非凡的厚重感和深沉，讀來是那樣地沁人心脾，震撼人心，讓人過目不忘。

鄭玲的詩就是這樣用女子平靜的優雅姿態，淡定表現出堅定和炙熱的愛情。這樣的手筆是大家的手筆，這樣的心態是大家優雅的心態。

從她的作品中可見到柔中有剛，剛柔相濟，女性的溫柔使她的詩充滿了溫情，而她那飽經風霜閱歷又使她變得格外堅強，這些性格和品格都表現在她的作品中，使她的作品呈現出剛柔之美。

再看看〈風暴蝴蝶〉：

漩渦水最深的季節
我看見一隻白色的蝴蝶
從風暴的陰霾中飄來
像被遺忘的頌歌的回聲
如愛情睥睨一切

看它那輕盈淒迷的模樣兒

只是一朵會飛的鮮花
只合到水仙鑿影的小溪上徘徊
別說風暴的咆哮了
即使是風暴的一絲歎息
也能把它卷走甚至粉碎
我真不明白
它怎能把最溫柔的渴望
與暴風雨交織在一起的

小小的蝴蝶穿越了風暴
卻超越了風暴的猛烈
一飄來就變成一息清風
愉快地吹入他人的命運
在那些零落的和憔悴的之間
反復地出現久久的縈繞
以一種醉心融骨的熱情
不斷地尋找秘密的花序
拿自己的翅兒折成信封
向四處投遞陽光的消息
悄悄地催促著花樹：
再開一次，再開一次吧
最後的一次
遠比第一次更為美麗

誰能像這樣懂得撫慰痛苦
我不再懷疑了
這小小的白色的蝴蝶
肯定是從風暴中飛來的

不知道這首詩是哪年寫的。但讀後，我有這樣的感覺，這風暴中的蝴蝶就是鄭玲本人的真實寫照。

在那特殊的年代裏，每個純潔的女孩就不像白蝴蝶那樣“輕盈淒迷的模樣兒／只是一朵會飛的鮮花／只合到水仙鑿影的小溪上徘徊／別說風暴的咆哮了／即使是風暴的一絲歎息／也能把它卷走甚至粉碎”。

這只“小小的蝴蝶穿越了風暴／卻超越了風暴的猛烈／一飄來就變成一息清風／愉快地吹入他人的命運／在那些零落的和憔悴的之間／反復地出現久久的縈繞／以一種醉心融骨的熱情”這正是詩人身處逆境時，具有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凌辱不能摧殘詩人對生活的“醉心融骨的熱情”。因為，鄭玲有一顆堅強靈魂。這樣的靈魂使她無論處在任何困境，她都會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期

待。這樣的信心和期待“不斷地尋找秘密的花序／拿自己的翅兒折成信封／向四處投遞陽光的消息／悄悄地催促著花樹：再開一次，再開一次吧／最後的一次／遠比第一次更為美麗”。

詩人這樣的信念，張揚了人性的真善美，也彰顯了一位優秀的詩人人格的輝煌和美麗。經過風暴洗禮的蝴蝶以化蝶的無畏和信念，讓生命之花開得與眾不同，這是詩人對生命的“醉心融骨的熱情”所散發出的人性光芒。

讀這樣充滿人格魅力的詩篇，怎不讓人頓生敬愛？鄭玲就是以這首詩和她的品格贏得了詩壇上“風暴蝴蝶”的美譽，因為只有她才能寫出這樣堅毅的詩，也只有她才配得上這樣的美譽。

再來看〈正在讀你〉：

我正在讀你
因為我也有個長夜
讀你 如坐春風
去赴酒神的節日
連狂歡的虎豹都拉著載酒的車子
你可以想像得到我的陶醉
人家說 書上印的
並非你真實的名字
管你是誰 被詩選中的人
絕不會為流行時尚精選一副面具
我看見的只是個出遠門的
把孤村情結
拴繫于月光下的故園
闖入世界之都熱戀且冷戰
愛與恨 悔與悟
恥辱與缺失都暴君般將你奴役
你掙扎 你奮鬥甚至逆來順受
把自己變成蛹 讓痛苦層層包裹
咬破了繭 才開始飛翔
人家以為你天生就有翅膀
其實 是你明白
不管天翻地覆 人 總得要生活
你也明白
勝利不屬於個人
勝利屬於時間
夕陽的流蘇何其絢麗
誰能抓住她飛逝的披肩
低下頭來 長跪在無限面前
從苦悶的懷疑中
你找到了神的恩寵

繆斯贈你一支魔筆
你為歎息留下真正的歎息
把歎息化為頌歌
讓人類的心靈怡然共處
因此 同情在我們身上
融入血液、日光和手勢
我一眼便認出
你就是沙棗樹下的那個小弟弟
里爾克的眼睛 上帝的兒童
正在地上畫一些秘密通道
並琢磨 該從哪裡走出迷宮
我的夢 已飛回那個藍潤的夏暮
為你最初的沉思歡呼！

自然流暢的句子，把讀你的理由和讀你的陶醉心情寫的很傳神，非常可感可知，形象生動。“我正在讀你／因為我也有個長夜／讀你 如坐春風／去赴酒神的節日／連狂歡的虎豹都拉著載酒的車子／你可以想像得到我的陶醉”。

接下來更說得人情人理：“管你是誰被詩選中的人／絕不會為流行時尚精選一副面具”可見詩人踏實的心態，毫無當代詩人的浮燥，這才是真正優秀詩人應有的心態和修養。讀後讓人得心靈得到提升和淨化。

再接下來更是有純潔的童心，慈愛和大文學家的感召力。這是文學藝術家作品和人格的雙重魅力。讀到“勝利不屬於個人／勝利屬於時間”這樣充滿哲學思想和智慧的詩句讓我想到了紀伯倫和泰戈爾。

最讓我感動和震撼的是她為汶川大地震寫的〈倖存者〉：

倖存者是被留下來作證的
證實任何災難
都不能把人
斬盡殺絕
戴著死亡的鏢鏢
走出灰燼
在宿鳥都不敢棲息的廢墟
重建家園
不管昨夜的狼煙
如何使你一無所有
當黎明到來的時候
仍然充滿感激
因為每個黎明

都給希望準備一個天堂
朝著黎明
走在已埋葬的歲月之上
倖存者不訴說回憶
心中的要塞
沉默如雷：
生活永遠始於今天
在應該結束的時候
重新開始！

我越來越覺得，作為一位優秀的詩人，其作品不能光寫個人的風花雪月和恩怨情仇，應該書寫出激昂人生，讓人奮發向上的作品，那就是說詩人作為文學藝術家，要寫出和社會有“瓜葛”的作品，就是說詩人要有對社會的責任感。而鄭玲做到了這一點。

讀這首詩就像是看到了一位飽經風霜的長者對晚輩的諄諄教誨和鼓勵，這教誨和鼓勵是那樣地鼓舞人，給人以力量。全詩的語言鏗鏘有力，激發著人們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生活的熱愛。

她用“走出灰燼／在宿鳥都不敢棲息的廢墟／重建家園”，教人忘記災難，學會堅強，鼓起重建家園的信心和勇氣。

“倖存者不訴說回憶／心中的要塞／沉默如雷：／生活永遠始於今天／在應該結束的時候／重新開始！”她教導受災的人們要敢於面對現實，勇敢地走向未來。

暮年的她，為病魔所困，卻依然不忘燃燒自己的生命，把堅韌的精神轉換成巨大的精神財富來撫慰災區的眾生，這樣一位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詩人，是多麼令人敬重和欽佩啊！

當代詩壇良莠不齊，浮燥和淺薄的詩成風，毫無詩意的口語詩氾濫成災。而像鄭玲這樣，腳踏實地用生命和靈魂寫了一輩子詩的人已是鳳毛麟角。鄭玲老師那飽含激情、熱情和深情的作品及具有大氣、正氣、豪氣和骨氣的高尚品格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鄭玲，您是繆斯的寵兒！詩壇的驕傲！您以優秀的作品和高尚的品格贏得了讀者對您深深的愛戴。您就是在風暴中迎風展翅飛翔的那只最美麗的蝴蝶！您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卓越的詩人！您更是我永遠最敬愛的詩壇前輩！

〈黍離〉： 中國最早的 流浪（漢）詩

◎北塔

〈黍離〉是《詩經》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篇什之一。關於這首詩的作者和題旨，歷來莫衷一是。早在漢朝，專治《詩經》解釋學的四家已經出現了分歧。燕人韓嬰說“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曹植〈令烏惡禽論〉）魯人申培說“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見劉向《新序·節士》）趙人毛亨說“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見《毛詩序》）。由於韓嬰和申培的著述已經亡佚，只有毛亨的流傳下來，所以他的解釋後來居上，漸漸成了正統和權威。連朱熹都因襲毛說，並申論道“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見《詩經集傳》）本來，漢儒和宋儒治學的門道很不一樣，前者重“事”而後者重“理”。但在對這首詩的解釋上，朱熹卻沒有做出自己的推理、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漢儒有考據癖（清代“乾嘉學派”正是奉“漢學”為正宗），對任何古代作品，都非要考證出個“本事”來不可，否則就顯得他們缺乏“考證”的本事。但在黔驢技窮時，他們的看家本領是穿鑿附會。對〈黍離〉的考證就是一個牽強的典型例子。

毛萇之例證是：這首詩被孔子編入《王風》，而且列為《王風》之首；而鄭玄是這樣解釋《王風》的：“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本來，首都及其周邊（京畿）地區的詩是要編

入《雅》而不是《風》的，但是，由於王室的權力弱化到諸侯不相上下，甚至還不如諸侯（如“春秋五霸”），所以不稱“雅”而稱“風”。我們姑且認可這種說法的合理性，那麼王風的作者應該是在東都洛邑（今洛陽），或者說，〈黍離〉的寫作地點是在洛邑，而不是故都鎬京（今西安市西南之斗門鎮）。但其寫作的物件或者題材恰恰是鎬京。也就是說，這不應該是現場寫作。問題是：我們讀這首詩時，明確感覺到它的在場性和寫生性。那麼，是否是作者去鎬京“采風”之後，回到洛邑寫的呢？我們就算承認，作者在離開現場之後，依然憑著充分的才華能惟妙惟肖地營造出在場性和寫生性；但是，我們來看具體的文本，就會對這種假設產生懷疑。詩中寫到了一年中的三個時間：“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和“彼稷之實”，即高粱還是苗的時候、長出了穗的時候和已經成熟的時候。難道他在這三個時間都去采風了嗎？要知道，在上古，從洛邑到鎬京，可是路途遙遠啊。他這一年中就不幹別的，光是來往於兩地之間了。而毛亨是這樣陳述它的寫作情景的：“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此“行役”不像是多次，更不像是正好逢著“苗”、“穗”和“實”這三個時節。因此，“閔宗周”之說問題多多。

那麼，這首詩的作者到底是誰？題旨到底為何？

我小時候最初接觸《詩經》，讀的是余冠英先生的《詩經選譯》。他認為，這首詩寫的是“流浪者訴述他的憂思”。我至今認定為精當之論。《詩經》中的很多作品都是無名氏的率性寄情之作。余先生沒有像漢儒那樣去沒事找“事”，也沒有像宋儒那樣去強詞奪“理”，而是用心去體會；可以說是找準了解釋《詩經》的法門——“心解”。

我以為，這是中國最早的“流浪（漢）詩”。我們可以拿它跟《詩經》中的另外兩首被公認的“流浪（漢）詩”放在一起讀解。〈葛藟〉和〈杕杜〉是兩首主旨明確的作品，它們的構思與〈黍離〉相似：都以植物意象起興，都寫到

了孤獨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不是沒有他人同行，而是他人不理解“我”（黍離），甚或不理睬“我”——那些人不像自家兄弟那樣會幫助“我”（〈杕杜〉），在“我”稱他們兄弟的情況下依然對“我”不聞不顧（〈葛藟〉）。且不說屬於“唐風”的〈杕杜〉，〈葛藟〉同樣屬於“王風”，一再歎息“終遠兄弟”，歷代論家卻從來不把這兄弟分離的責任推到鎬京的淪落上去，其實，做那樣的推論也可以找出似乎順理成章的理由。那麼，有什麼理由非得要把〈黍離〉的背景推到淪落的鎬京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它被置於“王風”之首嗎？

跟〈杕杜〉和〈葛藟〉一樣，〈黍離〉也是“流浪（漢）詩”：一個流浪漢來到首都洛邑，但是城裏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區的田野裏。他一直想謀個好生計，但是，從“苗”到“穗”到“實”，一直沒有得著好機會，心中的理想因為屢屢遭受挫折而幾近破滅——這理想肯定不僅僅在於好生計。隨著時序的推進，他心中的憂愁越來越濃烈。但是，有幾個人能瞭解或理解他的憂愁呢？不瞭解的人不僅不幫他，還質問他到底想要什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實，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這是流浪漢的典型心態），所以他只好問老天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持“閔宗周”之說的學者會坐實“此何人”為那個要為西周滅亡負責的人，以至於有人把最後一句譯成“是誰弄得國家不堪回首？”而我認為，此人就是抒情主人公自己。既然他是流浪漢，我們也就不必要去追問或考證他姓名誰。

其實，這位流浪漢自己已經在追問或者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和依據，天地玄黃，“我”何去何從？“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這首詩最後提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一個存在主義的根本問題。“篇終接混茫”，接的是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幾千年來，這首詩之所以能穿透時空，直

擊我們的心靈；就是因為它的這最後一問，觸及到了每個人的人生之終極問題。如果是“閔宗周”、故國之思、亡國之痛或撫今追昔等等都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境界。而〈杕杜〉和〈葛藟〉的境界卻是具體、直接而俚俗，前者的抒情主人公央求得到別人的幫助——“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我連兄弟都沒了，您還不行行好？”）——這首詩因此被稱為中國最早的乞丐詩；後者的抒情主人公抱怨別人漠視自己——“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我都叫他爹了，他卻還是不理我！”）如果說〈杕杜〉中主人公的訴求完全是物質的話，那麼〈葛藟〉中主人公的訴求已經介於物質與精神之間，而〈黍離〉的訴求則進入了精神的境界，超越了物質的層面。

由此，我認定，〈黍離〉的流浪主要是一種精神流浪，它的追問是一種思想追問。它在《詩經》時代的姐妹篇是〈杕杜〉和〈葛藟〉，在境界上又遠遠超過那兩篇；它在後世的遺響也就不是曹植的〈情詩〉、向秀的〈思舊賦〉、劉禹錫的〈烏衣巷〉和姜夔的〈揚州慢〉——儘管千岩老人（蕭德藻）以為，這首感慨今昔之詞有“〈黍離〉”之悲。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倒是與它在精神上異代同聲、隔世知音——“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菲力浦·舒爾茨與《孤獨之神：新詩選》

◎馮冬

雖然曾獲 2008 年普利策獎，美國詩人菲力浦·舒爾茨（Philip Schultz）算不上一個“有名”的詩人，在美國國內他的名聲遠遠比不上羅伯特·哈斯或比利·柯林斯，而在中國，他幾乎還不為人知。在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舒爾茨只出版了六、七本詩集，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相比，他的出產讓他顯得有些“業餘”。然而，舒爾茨卻是地道的“職業作家”，他 16 歲時開始寫小說，試圖模仿沃克·珀西和索·貝婁，後來發現自己成不了小說家，乾脆改行寫詩，33 歲時出版第一本詩集《像翅膀》（*Like Wings*, 1978），獲當年的美國藝術文學院獎，後來出版的詩集包括《溝壑深處》（*Deep Within the Ravine*, 1984）、《讚美的神聖之蟲》（*The Holy Worm of Praise*, 2002）、《生活在過去》（*Living in the Past*, 2004）、《失敗》（*Failure*, 2007）以及《孤獨之神：新詩選》（*The God of Loneliness: Selected and New Poems*, 2010）。除了在美國多所大學開設創作課外，舒爾茨於 1987 年還在紐約創辦了著名的“作家工作室”（*The Writers Studio*），旨在於幫助初學寫作者發掘各自獨特的聲音。他認為，凡具有強烈寫作欲望的人，通過對文學技巧的掌握，皆可找到創造性表達的手段。寫作並非天才的專利，而是情感、經驗與技法的有機統一，每個人都是一個潛在的寫作者。在他的努力下，“作家工作室”吸引了包括愛德華·赫斯、羅伯特·平斯基、卡爾·鄧尼斯在內的評論家與詩人任教，為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交流和身份轉換搭設了一個互動平臺。

舒爾茨自己的詩為迫切的個人情感找到了藝術的表達。他出生於一個“充滿著憤怒”的猶太移民家庭，祖上有立陶宛血統。在與伯納德（*Andre Bernard*）的訪談中，他坦言：“我在一個近乎原始的世界裡長大，沒有書籍、音樂和藝術，生存下去是惟一的藝術形式。那是一個充滿著憤怒的移民的世界，納粹大

屠殺的消息以及戰爭的餘波在我的世界觀中造就了一種緊迫的光暈。那個世界裡沒有詩的位置，你可以靠小說或非虛構作品來謀生，但絕不能靠詩。”幼年的戰爭經歷使舒爾茨急於找到能夠表達歷史與個人創痛的媒介，而不能謀生的詩，因其非功利的自由特徵，正好為受戰爭威脅的生命建立起一個虛構的、想像的防禦工事。“在一個充滿掙扎的散文世界裡，詩給了我一個避難所，詩乃是休憩與拯救，療傷之處。”詩的隱秘場所庇護了宏大的歷史規劃性之下的個體，釋放其歡愉的想像力量以對抗戰後劫生的集體夢魘：“我以秘密的方式寫詩，詩之於我仍是個秘密。我寫詩是因為它給我帶來快樂，它減輕了我周圍世界不斷攀升的壓力。”

出於個體與集體經驗在特定歷史境遇中碰撞出來的急迫感，舒爾茨的詩裡很少看到形而上的沉思或抽象的詞語遊戲，詩句指向無法完全被語言包裹的經驗具象。在無歷史感的後現代詩氾濫的當下，舒爾茨緊握個體在歷史環境中的漂流際遇，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一個猶太移民詩人的身份意味著什麼，他身上攜帶著怎樣的不為人知的歷史。然而，詩意的身份講述要求詩人跳出單純的抒情界限，要求將敘事與抒情結合起來，在兩者交錯變換的節奏中編織身份的謎團。舒爾茨認為“虛構敘事所具有的氣魄和對世界的概觀能夠與詩的抒情、凝縮與音樂感相融合。”在敘事詩中，詩的虛構本質能夠去除自傳的重負，將歷史資訊與藝術創造區分開來：“詩為我法除了笨重的資訊，後者不過是靜態的自傳。”

第一人稱的運用，舒爾茨坦承，源自沃克·珀西小說《看電影的人》，他十七歲時初讀此書，被作者的“哲學洞見”與“抒情的、螺旋式的思想”所吸引。按舒爾茨的解釋，與美國自白派詩中的抒情主體不一樣，敘事詩中的“我”講述的乃是“比他自己更宏大、更重要的一個故事”。詩性敘事在對讀者發出

親密邀約的同時，也向詩人提出更大挑戰，因為第一人稱視角“對細節和思想產生更強烈的聚焦”，關鍵在於能否用看似孤立的個體細節暗示出更加廣闊的種族命運。自寫詩伊始，舒爾茨就承擔了一個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可能遭遇的疏離與流亡。《孤獨之神：新詩選》（2010）即以一首〈致漫遊的猶太人〉作為開場白：“這個房間留給漫遊的猶太人。／我周圍的其他房間裡，箱子在哀鳴，／像夜裡關起來的動物／……我聽到隔壁房裡女人的笑聲／我手摸牆壁。車的燈光／把我的血肉燒得玻璃般透明。”此處的“我”並不具有自傳意義上的身份，它是一個被虛構的“我”，可以視作任何流亡者的代稱，因為猶太人的命運在神學意義上凝縮了整個人類存在的時間性。留給猶太人的房間既是臨時避難所，也是一間永恆牢獄，“我”所承受的灼熱燈光可以來自拯救的上帝，也可以暗示一場未名的災難。

舒爾茨將信仰的喪失與流亡命運聯繫起來：“我父親在最後一節車廂裡玩單人紙牌。／翻開一張牌名叫‘旅途盡頭即悲痛’。／‘他尋找上帝，’列車員說，‘拿起我們未檢的車票／……’列車員唱道，你只能在陌生人的黑暗之夢中被記起，／／是的，母親說，但信仰在我們的世紀已不被允許。／我們皆於流亡中誕生，父親說，翻開了一張叫做離散（*Diaspora*）的牌。”（《個人歷史》）舒爾茨對流離的種族命運採取了一種個人經驗化的處理方式，將其納入虛擬敘事的場景，這恐怕是從貝婁、馬拉默德等猶太小說家那兒汲取的表現手法。詩集《生活在過去》（2004）中的近八十首詩全部使用小說的敘事手法，並結合抒情詩形式，講述了舒爾茨自己在一個猶太家庭中的成長歷史以及家族成員的生活習慣、嗜好癖癮等等，其中有四十首收入了《孤獨之神：新詩選》。這些關於家族歷史的詩並非統計學意義上的毫釐不爽的自傳記錄，正如舒爾茨在訪談中言明：“我的詩裡有真切的事實，但這些事實與近乎病態的、固執的想像混合在一起，有的被放大，有的經過了修理，這就為詩添加了幾絲復仇與報應。”

霍格蘭德（*Tony Hoagland*）評論說：

“舒爾茨風格的標記乃是他情感的直接性和他那睿智的演說——關於神，讀者以及他自己。”如果沒有語言的仲介，純粹的情感只能類似一聲尖叫而無法昇華為詩，個性化的體驗也無法在讀者那裡產生共鳴和迴響。於是需要一種詩的演說，一個將主觀情感與具體事物相混合的過程。個人、家庭與種族歷史都在此種未完成的詩意演說中展開、延續並獲得暫時的凝聚：“起初有憤怒。母親與兒子。時間之島。／繼續的激情。這雕像般的靜止。／手，無法完成的手。”（〈藝術家與他的母親〉）在另一些詩中，舒爾茨表現出逃離歷史規定性的強烈衝動，期待在起源性的愛慾中重新開始生活：“昨夜我夢見我是第一個愛女人的男人／顫抖著醒來然後走出去看／天空褪色的破布燃燒入清晨。／我厭倦了無法觸摸的河流，／我們必須從陰影裡鑿出來的喜悅，／厭倦了我公路般厚的舌頭。”（〈像翅膀〉）“我”的情感不再歸屬於某特定作者而指向了任何一個能夠並願意承受此劇烈體驗的讀者：

我無法搬下我已如背景裡凍僵的房屋。
我就是這身體就是終年的天氣。
我想起最初的清晨你頭上綻開的光芒，
我肺裡的玻璃變成了聲響，
我看見你們女人孩子為愛的緣故無法呼吸。
恐懼即是邊緣即是風險即是愛。

（〈像翅膀〉）

從講訴流亡命運的第一本詩集《像翅膀》（1978）到關於伊拉克戰爭後遺症的長詩《孤獨之神》（2008），舒爾茨的這本選集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時空，提供了一個流亡者關於自身、家庭、種族以及美國社會的多重體驗的文本。舒爾茨用詩學實踐證明，一種平民化的詩道路是可能的。強烈情感的聚集，經由語言的仲介，完全能夠轉變為燃燒的詩行，正如他在“作家工作室”的網站主頁上的留言：“大多數人耗費一生來抗拒自己的情感，作家工作室開發出一種技術來應對這個問題。每一個人都可以學會有效地、原創地寫出他們的經歷。”當然，這種寫作的技術不僅僅依賴於固定形式的掌握，它更著重於對各類情感體驗的客觀敘事化。

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工業城市珀拉斯凱（Pulaski），家庭極具文化修養，父為一個衛理公會（Methodist）傳教士、語言學和神學家，母為教師。他在十五歲就進入了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在古典文學和玄學、哲學拿到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1913年回國執教於母校和哈佛大學。那時距內戰已有差不多六十年後的美國又參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多南方文人抱有傳統文化復興的共同理念，蘭塞姆搞了一個名為“逃亡者”的詩人集團，主要人物有：蘭氏本人、退特、戴維森、埃利奧特、約翰遜、史蒂文森、穆爾、賴汀及沃倫等，出版一份具相當影響力的文學雜誌《逃亡者》（1922-25）。

蘭塞姆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教授，《肯庸雜誌》的創辦人。他一向不喜歡艾略特的風流自誇貴族的風格，總覺得艾氏的《荒原》不好，認為是邏輯不順的藝術；蘭氏的智性詩發展的水平之深為任何美國詩人所不及是公認的。兩個重量級英美詩人皆曾受過現代心理學和諾斯替宗教的影響。蘭氏的作品有《不打雷的上帝》（1930）、《詩與散文》（1955）、《搜索》（1972）、《冷與熱》（1924）、《被囚的兩紳士》（1927）和《詩選》（1945）等。他於1951年獲波林根詩獎、1973獲美國國家文藝協會金質獎章。

退特在“逃亡者”集團中扮演了一個起積極作用的角色。他與蘭氏不太和睦，但他同艾略特有過個人交往，並成為艾氏的擁護和追隨者，因之與蘭氏產生了矛盾。退特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一生最恐懼的就是蘭塞姆的超人智力，而其傲慢更使他受不了。逃亡者的意義就是美國南方的作家和詩人要脫離北方的驕傲自大，趾高氣揚的風格。

退特在他的小說《父輩》中引用希臘神話中一段故事來比喻南方在內戰後的社會情況。故事是神話中的一名女巫美阿狄曾幫助阿爾戈（Argon）城的英雄領袖伊阿宋（Jason）取得金羊毛之後與他結婚。後來伊阿宋當了阿爾戈的領袖，他拋棄了美狄阿（Medea）。她因此報復，把他們的兩個兒子殺掉，隨之逃跑去了另一個名為

米底亞（Mede）的國家。後人歐里庇得（Euripides）寫的希臘悲劇本為依據所寫的悲劇《美狄阿的女主人公》。

退特卒於1979年，在此之前的1974年他在吊蘭氏文中寫下了他和蘭氏一生的關係，得以讓後人知道：他悔恨的是他的小說《父輩》比不上《飄》的暢銷。

勞拉·賴汀（Riding）生於1901年，她的家族是從奧匈帝國維也納跑出來定居於紐約猶太裔，她是小說家和詩人，《尾聲》（Epilogue）雜誌的創辦人。賴汀在20和30年代前衛派藝術中是頗有影響的。她認為作詩為一種文學創作也可作為一種道德修養的活動。賴汀具有獲知真理的特殊才能，她與一群南方作家“逃亡者”集團一起，是著名的一位女詩人，專門傳播“現代主義”及提倡“婦女解放”，著有《特洛伊戰爭之後》、《現代詩的研究》等，打擊社會的虛偽和婦女被壓迫的現象。當時格雷夫斯遠離天主教的信仰，及受了弗洛伊德和榮格心理學的影響，正在追尋精神的安慰，同時愛上了賴汀受到她的鼓勵，寫了她的研究《白色女神》的大部份草稿。格氏是英國當代的一個主要詩人，與葉芝和奧登同等地位的世界級大詩人。就在那時他受到一些評論家的傷害，說他是個好打架的女人，勞拉·賴汀因此就放棄了詩作，她卒於1991年，享年九十。她出自窮困的移民家庭，畢業於科內爾大學一生為婦女解放而鬥爭，獲後人的尊敬！

“新批評主義”是個不當的詞，不是新，不是批評也不是主義，正如神聖羅馬帝國被後人批評為不是神聖，不是羅馬也不是帝國一樣。然而蘭塞姆以該書名在1941年寫了一部小書，加上他在1938年寫了另一部名為《世界的軀體》而聞名於世。該派的方法則是仔細和分析的研讀，材於阿里士多德的哲學。影響是來自理查茲的《文學批評原理》（1924）和燕卜蘇的《晦澀的七種類型》（1930）。二人皆曾在北京教學多年，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認為詩是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語言無法傳達感情和思想的表達手段。今天西方還在力圖對詩的構思和語言的特徵予以界說和論定。

編輯筆記

詩當然應該就是詩，任何在詩前面加上的形容詞，都只是評論家或讀者將詩作分類的方法！本期向明的〈新詩品種層出不窮〉提到了目前詩壇出現的各種各類詩名堂，真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但究其實只不過是上面提到的詩的分類而已，例如山水詩、愛情詩、情色詩等等。有意思的是其中提到的“小說詩”，多年前本刊來稿中便已有標明“微型小說詩”的，也有所謂“武俠詩”者，後者明顯是將詩冠上“武俠”類別，前者則除了將詩設定為微型類外，還有將幾種文本合而為一的企圖。編者當時一律將“標識”刪去，記得還引來投稿者的不滿，但編者宣告所持的理由如上。詩，自然貴乎創新，但無論如何創新，詩人最先的創作意圖應該是詩，最終完成的作品仍然應該是詩，當中使用何種工具、手段、方法，都不能改變詩的本質。詩就是詩，怎樣寫？如何表達？以那一種形式演出，詩還是詩！你可以說“詩中有畫”，也可以說“詩中有人物有故事有抒情”完全有小說的特點，可以寫得長，也可以寫得短，但它仍然是詩，不能本末倒置，更不可能變成“微型小說詩”。

舉編者一篇舊作〈流星雨〉為例：“我的火箭要回航了／你的輕羅小扇／撲得幾隻流螢？”詩只有三句，聊聊數十字，微型是微型了；有男女角色，也有故事，具備了小說的條件了吧？但它是“微型小說詩”嗎？不是！它是詩！最可怕的是，如果我們“詩”和“詩歌”再分不清的話，那這個“微型小說詩”又會變成了“微型小說詩歌”。編者這首小詩，居然符合了這幾種文本（小說、詩和歌）的條件，而且還是微型的，難怪越說越高興，越說越是得意忘形了。

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人代組有特色的專輯，有意者請先來電郵與編輯部聯絡。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二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詩訊

詩人舒婷偕其詩評家丈夫陳仲義於七月初應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之邀訪洛。

詩人畫家羅青展覽頻繁，繼“羅青大英博物館展”廣受好評後，又於台北舉辦“熊貓墨彩·陶瓷畫展”。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第十三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於8月3日至8月6日舉行，越南余問耕、浮萍代表尋聲詩社出席。致力於越詩中譯及收集整理並撰寫越華華文文學資料的余問耕並獲推薦為亞細安華文文學獎獲獎人。

越華詩人林小東將於8月21-22日，參加在汶萊舉行的第六屆東南亞詩人大會。

詩人王露秋詩集《白描時間風景》已於今年7月由台灣角立文化事業出版社出版，詩人痲弦作序。

越華詩人趙明詩文選集《守望寒冬》已於今年4月由越南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

墨爾本婉冰新著微型小說集《放逐天涯客》，經已於六月中旬於年初七月初由臺北秀威資訊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電子書和實體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